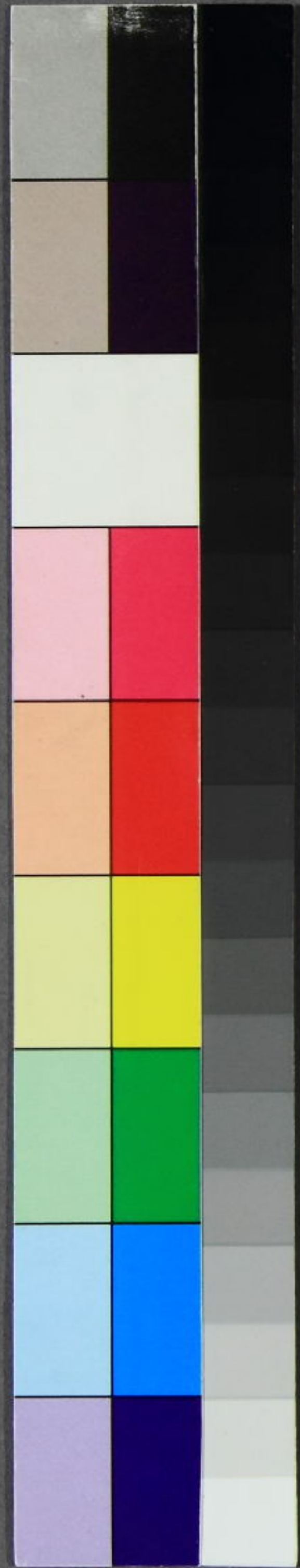


文谷集 七

疏劄

共十三

~16
2431
7



和
2431
13-7

文谷集卷之十四目錄

鎮江書院

疏劄 二十三首

以情勢難安乞免劄

陳情辭職劄

請寢申懷補外之 命劄

請寢宋光淵徒配之 命劄

辭祈雨賞典仍乞遞免劄

敦諭後乞免劄

因李選疏引嫌兼陳所懷劄

辭職劄

鳳山李
顯泰
用山章

請寢李宏罷職柳尚運特遞之 命劄

引嫌乞免劄

乞遞訓練都監都提調兼陳所懷劄

因朴奉遜疏斥乞免劄

陳情乞罷劄

請寢沈極補外之 命仍乞遞免劄

陳情乞遞劄

乞免劄

又乞免劄

又乞免劄

又乞免劄

未叅賀班待罪乞免劄

乞遞兼陳所懷劄

因俞瑒疏辭免劄

乞免兼陳臺啓張振文事劄

文谷集卷之十四

疏劄 二十三首

以情勢難安乞免劄 壬戌

伏以臣積瘁之餘暴疾重發治之少緩幾不為人而
 伏蒙 聖慈濟以醫藥俾得及時和解去危就安臣
 誠感祝莫知所報第臣表證雖得少減宿病因以增
 劇火上痰逆膈塞肚脹皆是從前所作苦者而到今
 挾感乘虛為患益甚甚至粒食不得下終夜不得寢
 元氣日益澌綴精神日益昏眩貼身床席生意頓盡
 目今三陽在節百僚稱慶吉月之朝雖致事之臣所



不敢廢而臣方廁大臣之列獨後嵩呼之班情禮既缺罪戾亦大况賓廳之坐日次且迫而未由自力趨詣環曠之誅尤所難追豈容虛帶相職以爲養病之坊哉抑臣疾病之外又有情跡之大難安者戶布之議行於朝廷久矣僚相意見之異同臣旣明知則固不敢斷以爲可行而頃聞關西之民願行者衆道臣亦有草定節目之私相通議者臣意以爲因其民願先試西路亦或一道而公事不可私議而止且備局諸臣職務煩劇此非如循例酬應之事不可無別爲主管之人故敢於入對之日以此陳白欲令其彼此

徃復叅互消詳以待廟堂齊會而雜議熟講裁定其事目誠以徃復消詳則民情之利病可以更審矣齊會熟講則事勢之難易可以酌量矣然後相時度宜舉而行之則庶不失次序條理事之曲折不過如斯而已然臣旣已得 旨之後亦不卽分付本道盖以左相方在告右相與主管之臣亦久未會坐欲待更議而處之故也若使臣意在决行於目前則豈必遲待至此哉臺閣之徑先論執非意所及而此出於未詳其曲折則亦不足爲恠也至以非西民實願爲辭則隱然以臣所達歸之於假稱民情欺瞞 天聽斯

已悚怖罔措而仄聞僚相頃於榻前以漠然不得與聞引嫌乞免臣雖無狀豈敢輕視僚相以爲不足與聞而敢爲獨斷專行之計哉臣之本情斷斷無他而若其輕疎謬妄之失實所難掩臣更有何辭以自暴其心曲哉竊念臣職忝首揆任重百責只欲講求便民之法以試一路而唯其地望不足以鎮羣議誠信不足以孚同朝力量不足以辦大事兼且思慮不周謀議不審自速釁咎無補實效言纔發口而尤悔交積事未着手而訛謗先騰如此而尚可望大更張大變通以祛積痼之弊而救倒懸之民哉况緣臣誤

事致令僚相不安其位人雖以妨賢病國罪臣臣亦無以自解矣臣將何顏面揚揚復入政事堂以自喪其廉義而益資其嗤點乎臣之不堪仍冒朝端於此決矣伏乞天地父母憐臣沈痼之疾察臣机隍之勢將臣職名亟行鐫削改卜剛大之賢輔別求方便之良法以爲固國安民之圖使愚臣亦得以退守初服終免致寇覆餗之災公私實爲萬幸臣無任危迫戰灼之至

陳情辭職劄

伏以臣病勢情跡俱難在職而露章陳籲未蒙矜

許至於 聖諭諄切俾赴賓廳之坐而臣賤患彌苦
坐違 明命惶隕悶感益無所措竊念臣之忝叨匪
據已三年於此矣循省職責蔑有絲毫之補重以疾
疾嬰身徃徃而劇雖黽勉就列而病日居多至如奔
走之微勞簿書之末務亦不能自盡多致稽滯失誤
其負竊位素餐之罪固已久矣今則疾病漸痼精力
已竭一臥經旬蘇復無期臣雖欲強自驅策更無一
分餘地而其在 國體亦不宜仍留病劣無所用之
臣使庶績日墮而賢路久妨也在平時尚然况於今
日之艱危乎且臣發言處事動輒乖謬致令 朝著

之上紛闢未定卽此一端已難苟冒而僚相之請急
雖云實由疾病大臣去就所關不輕 前席引嫌以
臣之故而長單之入旋又繼之則在臣私義固不敢
自安末俗多口又不可戶喻臣安得晏然獨據其位
哉夫和而不同君子之道古之人或有相須如左右
手而鍾律之論終身不相合者况 國家之事所爭
公耳一時意見之參差何害於共貞之道而惟其妄
率做錯重失事體此臣之罪也雖僚相之意不欲深
怒顯責而臣則誠無以自恕矣爲臣今日之計一退
之外更無他道伏乞 聖慈曲加矜察亟許罷免俾

得省愆養病以圖後效 國事幸甚私分幸甚

請寢申懷補外之 命劄

伏以臣昨於 榻前敢陳憲臣 特遞之過當請寢
成命而未蒙 開允臣誠惶赧而退矣及暮得接
小報又有申懷黜補邊邑即日發送之 命於此可
見臣之所陳不唯其言之不足採亦必有大不概於
聖心者臣尤不勝其悚慄也然其區區之愚所以
竊惑過慮則終不能自己也臣不敢知今日 聖意
所存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鎮浮議而做 國事乎
若是則竊恐 聖明或未及深思也 上之處分既

未免失中則下之論議自至於轉激 朝著日益潰
裂羣情日益疑阻和平之福鎮靜之期終無可望尚
何 國事之可做乎况言官斥逐舉措異常使臺閣
摧沮觀聽駭惑其爲損 聖德而妨言路亦恐非細
故也臣官以大臣爲各不敢以其言之不見信而不
盡其憂愛之私惟 聖明恕其愚而財察焉則豈勝
幸甚

請寢宋光淵徒配之 命劄

伏以日者 榻前銓官請遞安東府使宋光淵仍及
其引嫌之由臣意以爲光淵之以見代蘇斗山爲嫌

既涉太拗至以其外遷認爲受指大臣出於傳聞之過而偏執已見力辭 朝命未知其恰當故隨其言端敢有所仰達只欲說破前後曲折且以明事體之不然也拿問之 命實非臣所料繼陳愚見未回天聽只自惶蹙而退矣茲者因其供辭至以徒配判下 國家用法之道如權衡稱物不可少偏若當輕而重當重而輕則其失惟均而人心以之不平矣如使光淵意在規避強引他嫌則編配之律亦不爲過矣此則只坐所見固滯非如厭避惡地之比今乃不加推究輕施重譴則豈不有咈於物情乎且光淵

之引嫌雖過其所自處既曰取倣古賢欲守大防云而今其被罰未免過重則臣恐中外聽聞未審曲折或有疑於 朝家之以此爲罪案也若是則所損益大矣至於斗山之身日新澡雪等語固有不得其平者而第念一斗山用舍所爭初非重大其所以輾轉乖激論議層加者實由於彼此聞見各異情意相阻而然也同朝之間誠信之不孚如此此臣之所常自歎奚獨光淵之咎哉緣臣妄率一言致令 聖上舉措終歸於失中臣誠愧懼不安茲敢冒進瞽說如使罰當其罪罪雖有重於此者臣豈必以事由臣言而

不安至此哉伏願 聖明深加思量亟寢成命不勝幸甚

辭祈雨賞典仍乞遞免劄

伏以臣昨者伏見 備忘有再次祈雨祭獻官賞賚之 命臣不勝駭惑焉此不唯臣之揣分惶愧竊惜 聖上舉措之失也今茲之旱出於荐凶之餘焚燠之慘八路同然日昨一夜之雨無異焦釜勺水不足爲蘇枯之澤而遠邇均霑又未可知則何得以此而弛其憂哉設令臣將事之後得雨滿望固不可謂臣淺薄之誠有能致此也况其始雨在於未省牲之前

則臣雖欲貪天爲功何可得也以此而至受廐馬之賜臣誠萬萬不敢當而亦恐大有駭於四方之聽也古人論應天之道不過曰以實不以文而今日君臣上下所宜交修相勉者亦不外此顧乃不務誠實徒事虛文遽以一小雨而有若自足者然則尚何望格天心而消災沴乎臣實悶焉臣實懼焉伏願 聖明俯察臣之所陳非出於私讓劃卽收還成命益加意於嚴恭寅畏之實千萬幸甚且臣近緣鎮日勞攘宿患火熱一倍用事昨晚強赴史局罷歸之後忽覺項脊硬直回轉之際牽引作痛繼而頭腦大疼達

宵叫苦今猶在昏冒之中備局之坐將赴而未果目
今良命近止 聖心焦勞此豈大臣病伏廢職之日
乎仍乞亟 賜遞免無貽癯曠之患不勝大願

敦諭後乞免劄

伏以臣邁罹竒疾今已三年而忝據重任年亦如之
抱竒疾而處重任至於三年而尚且支延至今免於
顛仆者實是常理之外而亦非臣之所自期也然其
始也受病未久爲患未甚故病發則告休病已則就
列猶得以黽勉周旋不至於全廢職事矣今則歲月
既久病根漸痼傷敗且多沈篤之狀日甚一日又自

月初重經外感之後宿患火熱暴發肆行上而爲頭
疼中而爲膈痞下而爲肚脹種種諸證皆出於火而
諸證之中頭疼尤甚其痛如勞其重如壓其昏冒也
有似蒙物其旋暈也殆不辨人合眼泔泔不能定坐
若應接稍煩言語稍過則熱勢輒加精神頓迷如是
而寧復有供仕之望乎不能供仕而虛帶職名實非
私分之所安請急丐免萬不獲已不料長單纔四上
而 聖明過加異數至遣近侍宣諭慰寵勤勉有踰
常格臣誠感篆繼以惶悶臣受 國厚恩義同休戚
本非潔身長往之流去就進退之間又不能一遵禮

義動法古賢惟其平日所自勉者不過盡瘁之義奔
奏之勞則今此控辭豈是引疾例讓者哉萬一賴
聖上仁恩得尋差路則更起趨事無待於 聖旨之
勤矣見今疾勢誠無自力之望此臣所以徬徨悶感
罔知所處者也臣之此言皆是斷斷實情不敢一毫
文飾以瞞 天聽伏乞 聖慈曲垂矜察亟許遞免
公私不勝萬幸

因李選疏引嫌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頃見大司成李選疏本極陳北幕海价屢易
之失其所謂以史事見遞者吳道一也以劔血見遞

者申畢也兩人之遞皆臣所請則臣於此理難晏然
而方以疾病請急不暇及此等事且不欲呶呶分疏
以重傷事體今者臺閣諸臣相繼引避紛鬧未已究
厥所由罪實在臣臣安得泐默而已乎史局堂郎之
移授外任者啓請仍留非始自今北闔叅佐雖是選
任而其視 國史贊修則輕重自別臣之啓遞道一
盖出於此非爲其憚行而曲循其私也至於申畢之
病臣初因諸醫而聞之從而審問人無異辭臣徒聞
其目前危篤之狀不能預度瘳復之期恐致濱行狼
狽不得不請遞此亦只爲使事之重非有他意也然

出塞之行泛海之役俱非人所樂赴者而未免頻數
遞改則外人之竊議指斥固無足恠而若其前後曲
折誠有如此者矣今選之疏一則曰傷損事體一則
曰舉措乖謬雖其不欲爲迫切之辭只以見欺爲目
而卽此二字亦足以資人笑侮其何可覲然仍據大
臣之列乎懇乞 聖明罷臣職名以謝人言以尊
國體不勝萬幸且臣於引罪之章不宜贅及他辭而
苟有所懷亦不容自隱也日者備局郎以僚相言來
示廣州府尹薦望而問其可否金鎮龜之名亦在其
中臣不無所欲商確者而病伏乞免之中嫌於干涉

朝政只得泛然回報矣畢竟 睿簡歸於未擬鎮
龜才地本非不堪此任在前由郎署而直陞方伯府
尹者亦非一二則今茲 除命未爲不可而第念鎮
龜釋褐登 朝以月計之猶未滿二歲而遽陟二品
之職晉擢太驟旣非政體所宜 恩點越次尤致物
情之惑臣誠爲鎮龜深惜也王朝宋之名相而其進
用朝士必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
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此可謂深知用人
之要也今鎮龜發軔各路聲譽方興埃其歷官稍多
閱歲稍久然後擢而用之則羣情翕然靡試不宜矣

顧乃汲汲超陞恐非所以愛惜成就之道也 殿下如不以臣言爲妄試詢諸大臣而裁處之幸甚

辭職劄

伏以臣頃遇暴疾未赴賓廳至蒙醫藥之 賜感悚罔措幸賴 聖慈旋尋差道而訓局殿最之坐難於屢退 慶節起居之班有不敢後自力進叅連日勞傷疾勢復劇火熱大作達宵昏室殆不省事今早擬赴備局而未免還止此後更起就列又未卜久速臣誠惶悶不得不復申頽顛臣雖無狀豈不知此非言病之日而痼疾難強重任難曠瀆擾之誅有不敢避

也抑臣當退之義又有甚於疾病者臣之竊位妨賢已三年矣報效全蔑釁咎交積雖其本情非敢玩忽天災愬視 國事而無如學識鹵莽才智淺短有不可強焉者則不能者止其義較然而猶且因仍苟據久蹲不退此實臣之罪也况今災異沓臻爰象危厲苟求其故何莫非人事之失而若論其失則莫大於輔相之失職輔相之責首揆尤重以此言之今日致災之由豈非專在於臣哉臣之罪戾死固不足以自贖而竊恐 殿下所以處臣者亦未盡其道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殿下始

既不審使如臣者冒居大臣之位及其短拙畢露咄
點四至猶不卽退斥於臣之懇辭則每以慰寵敦迫
爲事而終靳允副一有言涉其非則唯務遮護覆蓋
而不復究其言之得失又從而摧折之此豈交修不
逮可否相濟之道哉臣竊悶焉今臣徒恃 聖眷之
隆不早引退以少塞上下之譴責則不幾於宋人所
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者乎若是則臣之罪又
加萬倍矣伏乞 聖慈憐臣難醫之疾察臣由中之
懇將臣職名亟行鐫免則實爲應天弭災之一助豈
但臣之私幸而已臣不勝大願

請寢李宏罷職柳尚運特遞之 命劄

伏以臣日者入侍敢以諫臣論事之乖謬玉堂劄語
之糳糊有所陳列其意只欲辨析是非略示警責而
已不料 聖明處分太重至有李宏罷職之命臣不
得不更申愚見冀回 成命而竟未蒙 允許臣誠
慚悚而退仍又竊聽於外議則宏之至被 特罷雖
其非斥宏者亦未有不以爲過重此誠公共之論也
况喉司陳啓臺閣爭執至於耆舊大臣上章請寢則
公論所在益可見矣 殿下之一例留難何哉抑臣
竊伏思之臣之論宏也旣以誣罔爲罪而終又以

特罷爲過重豈 聖心之所以不釋然者以此之故耶然臣見宏所爲有所不寔於心故索言之際或不暇裁量者 聖明何可以愚臣辭語之過而不從一時之公論哉且臺官處置唯當一付物論雖以頃日玉堂劄辭之無謂而 聖明猶且勉從其請誠得事體之當故臣敢以是仰達於 榻前矣昨者大司諫柳尚運之引避也諫院請出而 聖旨特遞此與臣前日所奉揚者大相刺謬臣竊惑焉况 聖教以陵踏失相敬之風爲尚運之罪若其陵踏之失則趙亨期之於尚運殆有甚焉而今獨以此先遞尚運恐

亦有乖於公聽平施之道也 國家用罰貴在得中言路所關尤宜審慎而 殿下所以處之者未免失其輕重之則使物情之疑鬱衆論之紛紜日加一節嚮臣所達 朝家處分失中則必致論議之轉激云者誠爲是慮也臣之本意蓋欲鎮定浮議裁抑弊習而不能稱停其言終歸於益其闢端而有妨於言路則臣誠無以辭其咎而其在 聖明亦豈不爲矯枉之過乎伏願 殿下深思舒究亟收諫臣罷遞之命以爲嘉靖 朝著之地實爲幸甚臣前後所陳俱出愚忠區區過慮不避煩複唯 聖明之恕察焉

引嫌乞免劄

伏以臣積敗之餘表裏交傷舊患新恙一時俱劇危
證百出幾不爲人幸蒙 聖慈荐賜醫藥一二日來
略有生意而火熱轉盛元氣大脫床第之間猶不能
轉動昨承 召命末由趨詣坐速違慢之誅神昏氣
短亦未能卽上請譴之章臣罪至此萬殞難贖席藁
私次惶怖罔措仍竊伏念臣之疾病如此固無更效
奔奏之望而抑臣情勢蹤跡亦有不敢自安於在職
者臣本疎戇不量時宜徒欲守 祖宗之絜令遵家
庭之緒論妄犯忌諱以抗蠶生焱起之議致令衆怒

轉激陳論復起以至臺閣紛鬧靡所底定 國體顛
倒無有綱紀究厥事端職竟由臣臣誠慚悔舌不可
勝捫矣况臣祖父文正公臣尚憲平居則深病罷榜
之習立 朝則力主勿罷之論與今日言者所執不
翅秦越之背馳寧有可以爲其援證者而顧乃橫被
斥舉於章牘之中資其口吻無復顧藉微臣之故又
豈有此此雖臣之所自取亦可見世道之無不有也
臣於此慨焉反顧躬自悼矣豈有顏面復立 朝端
且臣前後所陳雖甚妄率自以爲上奉 邦憲下襲
家訓可幸不至於負大釁戾而惟其地望不足以見

重言論不足以取信畢竟有百害而無一益以公則墜喪 國體以私則忝辱祖先若復率意妄作有甚於此者則其顛頓僨敗又豈止於今日所遭也臣之不敢復論 國家事固已決矣安有如是而可以苟據具瞻之地者乎伏乞 聖慈憐臣難醫之疾察臣難冒之勢亟許罷斥以保微喘以安愚分不勝大幸

乞遞訓練都監都提調兼陳所懷劄

癸亥

伏以訓局大將坐事下吏都提調之管攝戎務體例則然而臣方移病丐免大小職事未免廢曠則況此軍門重地豈可虛委於昏仆床席之臣致有警衛疎

虞之患乎况臣兄判府事臣壽興見帶御營都提調因大將有故代察其任亦已久矣兩局異於他司兄弟並據都提調已非所安而至於一時並行大將之事則揆以公義私情尤有所萬萬兢畏者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將臣所兼訓練都監都提調亟先遞改不勝幸甚且臣昨者伏聞知製 教吳道一有先罷後推之 命臣竊以爲過也 不允批答之經宿製進固有違於舊規矣然此則已成謬習非獨道一之罪而設有稽緩之失其罪豈至於罷推哉况王言之體主於嚴重而近來詞臣之代撰絲綸者率多鋪張

過實之言未流之弊宜有以正之也今道一所製文字未見其草草塞責而遽以此至被重罰則深恐朝家舉措終歸失中而亦非所以黜浮華導誠實之道也臣於請急之中不宜猥論他事而道一之抵罪既由於臣之控辭則有不敢自安不得不冒昧贅陳惟 聖明之財幸焉

因朴泰遜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伏見前應教朴泰遜疏本其中一欵舉臣榻前所陳之語大加非斥臣不勝駭惑也奉朝賀臣宋時烈改轍東歸本非初志輾轉不安遂至長往無

論其所由然之何故而乃以 三朝賓師之大老歷萬死一生之奇禍復遭 盛際蒙被曠古之 恩禮而至使狼狽棲遑不得安於近畿者不但爲 國家之大不幸誠所謂不可使聞於後世者也臣私心慨惋竊不自己適造 前席冒陳所懷遣辭之際略及近事而然亦非敢億逆懸度以爲之說也只以大老之疏臺臣之啓人所共見者而言之至其貽書一事大老則以爲出於相愛無他而臺臣則或曰貽書以沮其行或曰心跡昭不可掩大老則以通書之人並被株連引以爲嫌至云無面對人而臺臣則齊攻李

選必欲加以眩亂傾軋之罪設令貽書者心跡誠有可惡如臺閣之論而既見大老疏辭之如此則姑且稱停其言稍存顧藉之意可也今乃別出意見一向郎當名爲尊慕大老而自不覺其意之背馳其言之摩戛多見其不思之甚也至以大老之決歸謂其專由於交構者則尤涉不韙臣未知爲此言者果能明知大老之心事而斷之不疑如此耶夫乘間交構者固有罪矣曾謂大老介石之志動於交構之言以決其去就耶觀乎此言則其不爲侵詆者幾希如沈極承望風旨之輩顧何足深責而一時羣議打成一片

牢不可破臣實爲之寒心也然臣不欲索言以增其紛紜只得微婉其辭舍近而憂遠可謂過於委曲矣曾不料以此而重激衆怒也臣當此災咎切迫國勢杌隍之日叨竊匪據無毫分禪益日見朝論橫潰風波方生而又無調和鎮定之望日夕憂惶只俟罪責今者一言發口自速詆謗其所謂士類得罪而交構者成其計云者語意深緊臣之罪案更添一節何敢覲然苟冒於鼎席之上乎懇乞 聖慈曲加諒察亟賜罷斥以謝物議千萬至幸

陳情乞罷劄

伏以日者掌令沈極怒臣劄中斥渠之言張皇引避忽然拗引金益勲事挿入於末端臣固已駭訝矣今見極之昨日避辭醜辱臣身更加一節公肆陵踏無復餘地臣之前劄所陳只是慨惜大老之決歸仍及臺臣辭意之不遑而已初何與於益勲之事而欲以此箝制衆口作爲陷人之機竅一則曰益勲二則曰益勲其心所在不難知也然大臣者良之表也臣雖無狀職是大臣如使 朝廷之上綱紀稍存則必不敢詬詈至此此豈但爲臣一身之羞辱也况極構臣之罪專以依阿外戚掩蔽 聖聰戕害士類爲斷案

則此皆人臣之極罪士夫之深耻尤何敢晷刻抗顏於具瞻之地乎且臣得見工曹叅判朴世采乞退之疏備陳難留之義而要其歸趣則專在前後言計不能見採於廟堂而又以臣證成臺官之罪爲言臣於此不覺瞿然自失也事之委折雖有可言臣不欲費辭自辨而第臣久竊匪據已負妨賢之罪又其識慮淺短不能推賢與善共爲 國事使 聖上勤苦召致之儒臣不安而求去臣罪至此將何以自容於公議哉臣之情跡節節難安伏乞 聖慈俯加體諒亟罷職名仍許斥退公私不勝大幸

請寢沈極補外之 命仍乞遞免劄

伏以臣於月初攝事郊壇冒曉歸家猝患暑癘頃刻之間至阡危境雜試方藥董得回甦而今過十許日餘證未祛宿患火熱乘此復劇晝夜燥渴徃徃悶塞所接口者只是冰片冷水一粒之食輒至滯膈胃氣大虛下泄不止顧其沈苦漸綴之狀寧有一分供劇之勢而適以 親禱 上謚之禮續有事於 太廟不敢告病忍死奔走仍又連日進叅於諸司殿最之坐患證添劇氣力頓盡今則雖復欲黽勉就列有不可得矣此誠何時而乃敢虛帶相職以速褻曠之罪

乎仍竊伏念臣頃被沈極醜詆理難浪默苟冒章劄自列 筵對申懇誠出於 國體私義之不容已者而伏承 聖教似將有譴責之意若是則適所以重臣之罪故略暴微悃以效先事之戒矣退而遽聞有沈極外補之 命則臣心震悚尤不敢自安也然愚臣不安固不足言而因此一事喉司覆逆玉堂劄陳耆舊大臣諫院長官相繼上章語意勤至則公議所在槩可見矣公議如此而 聖明猶且強拂則物情之轉激從可知矣其何以爲鎮定之道乎况極其職則臺憲也所坐則論斥大臣也而一朝黜之下邑迫

逐蒼黃遠外之人猝聞臺官以言獲譴必將驚惑竊
議則其爲 聖朝之累當復如何以臣之故馴致時
議增激而 聖德受玷則其罪尤無以自解矣尚可
以一日抗顏於 朝端乎且臣伏見諫長之疏有沈
極避辭大臣激之等語臣誠瞿然臣嘗聞先正臣李
珥爲憲長斥正言尹承勳以承望風旨臣不量時宜
妄效古義不覺其有乖於待臺閣之道是誠昏謬之
過也設令極有失而專由於臣之激成則臣之受罪
宜在極先何可獨罪極哉此又臣之所不安也伏乞
聖明深加思量收回憲臣補外之命仍察臣病劣

難強之狀將臣職名亟許鑄免改卜賢德以昇調和
鎮定之責使臣身得免於大戾朝論不至於大乖公
私實爲萬幸臣於 中旨之降非不欲一言請寢而
自念區區文字難望感回 天聽擬埃入侍 面陳
訖茲遷延矣賤疾如此進對未易輒敢以奏記仰瀆
采增惶悚之至

陳情乞遞劄

伏以臣日者猥蒙 殊眷荐辱 隆命義不敢終於
退伏亦欲一近 威顏畢露悃悞仍請前後違慢之
罪不得不力疾趨詣幸獲 賜對便坐披瀝肝血無

復遺蘊而 聖明終靳開許乃反曲加勉諭其指擬
之重慰寵之勤俱非所當於愚臣者至其誠意所到
可泣鬼神此實於敵以下所不易得者而以臣無狀
得之於 聖明臣非木石尚何以爲心哉使臣才力
少可以報效則糜身粉骨亦所不辭而猶且干冒煩
瀆甘爲孤 恩負 德之歸此豈臣之所欲哉臣退
而怵惕冰炭交中中宵繞壁但有涕淚臣之情事孔
艱且悲矣竊念士生斯世雖有有爲之志得其位固
難厥或得位而得其君爲尤難此古今之通患也臣
本小器不堪大用而遭遇 聖明誤被委任有事必

咨無言不從臣於今日不可謂不得位不得 君而
由其才智庸下見識淺短忝據鼎席首尾四年不能
建一策革一弊以輔 聖志而救民生馴致 國勢
泮渙日趨危亡之域中外之人小則譏責大則憤罵
咸萃於臣身此固事理當然豈敢一毫怨尤爲臣之
道只有亟解機務遠避賢路以謝國人而已假使迫
於 嚴命忍耻苟蹲其憤憤罔功之狀可以推徃知
來終不過增四方之詆罵速一身之顛沛耳是果何
利於 國家哉倘 殿下深念及此則必不待臣言
之重複而已有所處分矣且臣沈頓之中乍經勞動

病情因以增劇火熱交攻內外赤疹遍身瘡爛痒痛
裸體槃礴晝夜叫苦襲衣帶任奔走難期於時月之
間相府重地豈容緣臣虛曠至此哉臣於 榻前承
諭勿復以文字煩辭極知僭越有罪而第臣嘗見
宋臣歐陽脩上劄乞解政事有曰昨雖面奉聖旨令
且未要入文字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仍復陳乞云情
勢迫切則雖有君命古人亦有所不敢承者茲冒萬
死更申號籲伏乞 聖慈哀憐垂察亟允臣所辭以
幸公私臣不勝懇祈切祝之至

乞免劄

伏以臣日者伏奉 聖批又不允臣所辭固擬連章
申懇而賤疾忽復添洩氣逆火升動輒昏室無計構
成文字未免淹過多日此際又聞 殿講命官之任
特以屬臣而亦未克具劄控免敢將病狀通告政
院至煩啓稟遞改其爲逋慢猥越固已多矣乃蒙
聖慈反降醫問是何臣罪愈重而 聖眷愈隆至於
此耶惶隕感泣誠不知死所也第以臣之無狀終無
一分可以稱塞 聖上之恩意者 覆盖之德雖厚
而匪據尸竊之罪不可貫也 慰勉之旨雖勤而舉
國怨罵之言不可遏也 生成之澤雖至而積年膏

育之疾不可醫也若是而 聖明猶且曲意拘牽一向敦迫則適足爲褻 恩辱 命之歸不但微臣之益其罪而已其間曠職害事又不可勝計 聖明於此寧可不深長思哉臣今雖去職本非高蹈長往之人一念憂愛豈以進退而有間哉幸而疾病少蘇愆尤少贖則再備驅策自有他日糜粉隕結臣不敢辭也伏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將臣職名亟許遞免以便公私千萬至幸

又乞免劄

伏以臣累牘哀籲辭竭意窮而微誠未格 天聽愈

邈至以日呈十章不可允許爲教臣奉讀 批旨惶惑失圖踟高踏厚靡所因極古人所謂烈火燒心未足以喻臣情事也顧臣今日祈免之懇豈但臣之自斷於方寸哉凡今之人無論知臣者與不知臣者在朝在野無小無大皆以臣爲必可遞此可見舉國之公議矣獨以 殿下日月之明猶未及垂察乎此耳自古安有舉國之人皆謂其當遞而覲然仍據於鼎席者乎亦安有其身之自喪廉義而可以任 國政揔庶僚者乎今臣若懷 恩畏 威忍詬包羞抗顏於具瞻之地則中外人情必益駭然羣譏顯斥將

不勝其交沓到此地頭 殿下雖欲庇臣而留臣亦
不可得矣臣之僂辱顛躓固所自取而亦豈 聖明
所以禮使曲全之道乎語曰千人所指不病而斃况
以臣濱死之痼疾而強之以高位重負仍之以積戾
衆毀又未蒙 聖慈之所愍念則孱軀危喘幾何而
不溘盡也然臣一身死生猶是微事而至使 聖眷
虛辱相職久曠終無承奉之期徒速違慢之罪其如
國事何哉伏乞 聖慈諒臣疾病情跡決無可出
之勢勿復爲無益之虛拘亟許遞臣議政之任以幸
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又乞免劄

伏以臣日者上劄畢暴膈臆而伏承 批旨尚靳一
俞至 遣近侍開誨丁寧 眷渥采隆雖切感戢進
退孔艱益增悶塞臣竊自悼爲臣無狀方當 聖明
御極仁恩普洽宇內羣生成得其所而以臣情跡獨
不得自伸窮蹙危厲以累我 聖上通志成物之化
也臣之前後號籲肝血已焦矣辭語已竭矣固不敢
更費葛藤仰瀆 宸聽而請復以前者進對陳懇之
日所引宋臣韓琦之事申複其說以冀 聖慈之矜
察也琦之辭位也至持四方人士見責不退之書開

陳於帝前其所謂見責者豈有嫌怒於琦故爲敲撼而然哉特以琦當退不退而責勉以去就之義也琦之必執此爲辭者亦以見公議所在不容不退也况臣罪愆山積咎責溢世當退之義又不止如琦之所處則前劄所陳舉國之人皆謂臣宜退云者自是公言實狀此豈皆媚嫉臣身用意詆毀如 聖教者哉 聖明之不許臣辭或由於此則竊恐 天鑑猶有所遺照也抑臣因此伏念韓琦以兩朝定策之大臣德望忠義繫天下之安危而當神宗嗣服之初猶且力辭必退神宗始則惜其去至於流涕勉留而終不

得不許是豈琦之忽於體國之誠而神宗薄於待輔相之道哉誠以君臣相與唯在誠信禮義而不徒以外貌虛文爲貴也至如文彥博之被駁於唐介也仁宗雖以此罪介而彥博亦免其職王陶之論毀韓琦也神宗黜陶于外而琦之辭退亦由於此豈不以大臣爲四方之表一被人言無論彼此是非不宜使冒沒仍據也彥博琦尚然况如臣之萬萬無似乎况臣之爲國人所詆罵有非一二人論斥之比乎 殿下之於愚臣眷眷簪履之舊不忍遽舍慰諭敦勉曲加異數臣之感 恩則誠有之矣至於抑其所難安之

情勢強其所不堪之疾病必使束縛維繫終至顛頓覆敗而後已則其於使臣之禮體下之仁恐未免有歎而區區螻蟻之悃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伏乞 聖慈哀而愍之亟許遞免以副至願以彰洪造千萬幸甚臣既奉 勉諭未克趨承則義當更申微懇不敢少緩而適自五六日來泄痢暴作病情彌劇委席昏瞶今始陳露尤增死罪

又乞免劄

伏以臣畢露肝膈未蒙 矜宥 恩數彌隆批旨愈勤欲強起承 命則悶迫之勢實如前後所陳欲冒

昧申懇則違慢之罪亦非分義所安進退路窮置身無地方寸之中冰炭交集縮伏埃謹爲日已多矣明誅未加鬼責先至宿患增劇危證疊出泄痢十餘日真元大脫昏昏綴綴生意頓盡臣位極福過死無所恨而只以不稱之職猶在身上深恐未免爲尸竊之鬼致令 聖上生成之德亦有所未竟也仍念臣之虛帶官銜奄過數月疾病既難自力形跡動輒拘格 三殿移御百僚驚憂而臣不能趨造 起居鼎席不齊僚相獨賢而臣不能左右奔奏 天怒震激朝論橫潰而臣不能匡救彌縫孔子所謂將焉用彼

相者正爲臣今日設也臣罪至此誠無以自解而一任瘼曠莫有變通 國家之事不亦大可寒心哉茲冒萬死復瀆 宸嚴伏乞 聖慈更加憐察以臣所辭爲可則亟賜準許以爲不可則早降威譴以爲人臣孤 恩違 命者之戒不勝萬幸

未叅賀班待罪乞免劄

伏以臣屢辱 恩旨未克趨承徒以螻蟻之懇狗馬之疾冒干 天聽不自知止違越煩瀆死有餘責而乃蒙 聖慈不惟不加之罪眷顧愍念愈徃愈勤醫問絡續刀圭便蕃臣誠感泣銘鏤不知所以圖報也

第臣宿患已痼新恙交作泄痢一證浹月彌留形神換脫生意索然昨又猝患似霍之病痞結關格頃刻幾殊今雖幸得少定達夜大瀉之餘氣力一倍漸頓臣之就列從事固非可望而茲當 誕彌之節百僚

稱慶歡抃攢祝之私臣豈獨後於人哉顧臣學識空疎旣未效古人金鑑之獻又緣疾病危苦未由致身昕庭以展中岳之呼臣子分義無地自伸伏在床褥矯望 宸極區區之誠只願 聖德日進 聖壽無疆而已撫躬悲悼不如死之久矣若其逋慢闕禮之罪終有所難逭伏乞 聖慈亟先鑄免臣職仍治

文谷集
臣前後罪戾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震悚竢譴之至

乞遞兼陳所懷劄甲子

伏以臣沈痼之疾又當積敗之餘固難望其易瘳而既感前後 聖諭之勤且懼此時瀆擾之罪冀幸賴天之靈得以調治少間不敢復煩辭乞泯默跼伏淹過一旬者蓋以此也忽自數日以來疾勢添劇滾到危惡之境火熱壯盛頻頻昏窒唯以救急藥物支延朝夕而自覺氣力漸微精神漸短無復有回蘇之望臣之一身生滅雖不足言而何可使百責所萃之任

虛委於人鬼未分之身一任其瘵曠乎伏乞 聖慈曲加矜察將臣職名亟許遞免俾臣得以少安餘喘誠不勝大願且臣方忝訓局都提調竊有所欲陳稟者姑竢病間登對之日矣今則臣病至此致身 天陛恐難自期茲敢冒昧附陳焉訓局軍兵專爲宿衛當初創設意非偶然而設置既久流弊漸滋前後論者每以耗費 國計無賴緩急爲言變通之議其來久矣然而勢有掣肘難於善變一自割屬禁衛營之後額數視舊頗省而議者猶以未能大變爲恨是亦不無意見而及至今日時勢危訐人心繹騷大變通

之舉有不可以更議則莫如仍其舊貫善爲撫養訓
鍊以得其心力而已猶且紛紜訾議使軍志不固軍
制漸弛者竊恐無益而有害也軍兵之受兼司僕帖
者廩料之給一視禁軍實出於勸獎之意而辛亥以
後減其一斗尚未復舊連值歲歉事勢則然而今至
十餘年未免爲仍減之歸軍情因此失望多有怨咨
之端方春飢窘尤宜軫恤照舊準給似不可已也卽
今經用匱竭臣亦非不慮此而初旣爲賑資而裁減
則稅船未到之前一二朔支放之料雖以賑廳之米
推移添給亦或無妨於事理也斗米增減雖似不緊

軍心得失所關非細恐不可不深長思也老退軍兵
之曾經扈從南漢者蒙 恩特授堂上之階又愍其
無以糊口使該曹輪朔付料 朝家酬勞之典可謂
至矣但其元數三十人而每朔只以十五人付料各
給六斗之米此輩旣離行伍無他資生之路而六斗
之料亦不得逐月均霑其間呼飢之狀實爲可矜凡
民無告尚且賑活則况此輩當 國家危急之日執
戈捍 王乘堞禦敵其功勞亦自不少而到今終未
免窮餓以死則其何以激勸士卒於將來乎且此輩
皆已衰老其年少不下七十雖使食廩沒齒前頭能

有幾何歲月乎今其見存之數又未滿三十盡數付料可無甚費而在渠輩則受惠實大矣然臣病昏之中所思未必中理伏望 聖明下詢廟堂商議可否而裁處之幸甚

因俞瑒疏辭免劄

伏以臣誠庸闕疲劣百不逮人而冒據鼎軸久妨賢路譏謗之來固其宜也然今日 國勢之陵夷未嘗不始於私之一字此則雖以臣之愚不待人言而知之矣區區一心每以克去偏私爲自勉之道而前後仰勉於 聖明者亦不外於此矣昨伏見戶曹叅判

俞瑒疏本極論近日上下私勝之弊而有曰廊廟奏對未能盡公臣不勝悚然也其所云云旣不的指某事眉睫之近臣不能自見而凡人意有所蔽則以公爲私以私爲公者多矣人之視臣何獨不然爲人臣者雖至誠奉公猶懼不濟一有懷私罔上則其罪豈可勝誅哉况臣職在首揆身任百責而曾未能正色明言以振 朝綱而糾弊習則今之私意橫流舉世懷襄者皆臣之罪也其何敢抗顏苟冒於具瞻之地乎懇乞 聖明亟許罷免臣職以謝人言以爲人臣之戒千萬幸甚

乞免兼陳臺啓張振文事劄

伏以臣因病廢仕爲日已多病勢未蘇而退伏難安欲試氣力强起出脚兩日之間乍經公私勞攘風寒所感痰火復劇頭腦之暈痛咳喘之上逆比前有加達夜苦苦神氣昏綴頓無趨衙治事之望適慢日積悚感罔措伏乞 聖慈將臣日昨前席之懇更加矜察亟許遞免毋誤 國事不勝大願且臣竊有所不安於心者臣前者入侍以奉常判官張振文當官盡職非罪被譴之狀敢有所陳達矣到今振文新授郵官被臺閣論劾而 聖批以曾有大臣之言爲教此

必 聖明有以俯記臣前日之言也繼見臺官避辭以爲稔聞振文在太常多有鄙瑣之謂云畿驛馬官纔有擇任之 命而振文地望不足以彈壓則論之誠是矣至於鄙瑣一事臣所未聞泛稱鄙瑣雖未詳其何事而臺臣之言亦必有所聞聞見之各異顧何足恠也第臣待罪太常已五年矣其間閱試郎僚不爲不多其人之羸細緩急各有不同而任職之得失亦隨以見焉自以爲前後郎屬之能否粗得其槩略矣今臺臣之言如此盡職之與鄙瑣不翅相反臣忝居都提調下官不謹而不知則是不明也知之而私

護則是不公也臣之罪必居一於此矣本寺之官正則例以出入臺侍之人見差直長則以槐院叅下之官兼差其餘則率多鄉曲卑微之流非怠緩則疎拙鮮能勝任而振文以絕塞寒賤之人獨能諳練職事勤謹奉法以臣所見誠可謂翹楚也臣嘗謂人之才稟不以京鄉而有豐嗇 朝家用人之道亦不宜太拘於門地似此之輩在所獎進故至於舉以 上聞而不以為嫌矣畢竟未免為私護郎屬厚誣 天聽之歸臣於此誠不勝其悚慙也臣雖疲劣何敢曲為振文地而與臺臣上下其論哉事體所在有不容晏

然者懇乞 聖明並賜諒察治臣奏 上不實之罪實為幸甚

文谷集卷之十四

文谷集卷之十五目錄

疏劄 三十三首

病未赴問 安待罪仍陳情勢乞免劄

被李寅煥疏斥乞免劄

因虹變乞策免劄

請訓練大將速 賜裁處仍乞遞免劄

乞遞本職及司譯院都提調再劄

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劄

復拜領議政辭劄

再劄

因災異陳戒仍乞策免劄

陳情請往見亡女改葬劄

因北京罰金事引罪乞罷劄

因災乞免劄

更申 榻前之懇請差使价劄

承旨傳 諭後乞免劄

請寢李徵明削黜承旨拿問之 命劄

因災乞免劄

因天變乞免劄

因政院啓辭乞免劄

請令全羅監司金鎮龜不待交代歸救父病兼

陳江襄監司李願命事劄

請勉留右相劄

被趙儀徵疏斥乞免劄

因崔錫恒疏斥乞免劄

因病乞免劄

因閔鎮周上疏乞免劄

敦諭後辭職劄

待罪疏

承 別諭後陳情辭免疏

辭職名及月廩疏

被斥辭職疏

辭 謚册製述再疏

乞遞兼帶且辭祿俸劄

陳情告退疏

到郊外陳情疏

文谷集卷之十五

疏劄 三十三首

病未赴問 安待罪仍陳情勢乞免劄 乙丑

伏以臣抱病供劇經冬積傷入春以來宿患復作雖
龜勉奔走而長在呻痛之中矣三昨公退火熱暴發
煩懣昏室久而靡定 玉體連日受灸而不得趨詣
起居之班分義都盡不勝惶恐待罪且臣疾病之
外又有情跡之所難安者頃臣入侍 筵席妄有所
陳白者只欲使 聖上好惡是非之辨得其當而且
以杜將來藉口接踵之邪說也此誠關係非輕義不

容舍默而若其衆怒羣謗固已自料亦有所不暇避也因此論議轉激事端漸大譴罰太遽物情不平終無鎮靜之望只增紛鬧之機臣之妄言之失誠無所逃矣夫尹拯書辭之非出於有意誣辱則臣旣言之矣學儒輩提起論斥於數年之後臣亦不以爲是矣獨其援引不當引之事以先正爲真有失者未見其爲正當底道理而爲拯分疏之人專務覆蓋周遮必欲歸之於盡善無過之地者其心亦未可謂公平此臣所以慨然於時論之偏係而不得不一爲開陳者也今之右拯者雖妄發二字亦有所不敢下者此不

過意在愛護猶恐或傷乎拯而若以其言謂非妄發則是適足以實拯之言而重拯之過恐非所以愛護之意也其亦不思之甚矣然今時議論大抵皆類此不獨崔錫鼎一人之言則在 聖明建極之道只得正其好惡明其是非使詖辭邪論毋得以投間可也何必重施威怒以失和平之則乎且其疏中不仁甚矣一欸語未必專出於指斥臣身則執此爲罪亦恐有乖於原情用罰之道也臣又竊聞再昨玉堂諸臣之請對也有論及臣言議之失而仍舉臣之兒子以證其異同者云雖係刑獄之事以子證父大傷倫理

以此 聖上新有申禁之教而不意今者乃發於儒
臣之口如使 朝廷稍尊體統稍嚴此等之說何得
猥徹於 黠纘之下哉此無非臣之無狀自取賤侮
之致反省悚慙尚誰咎哉其所謂湖西儒生輩通文
醜悖之說臣亦嘗得於傳聞而痛駭之矣夫因其子
之有失而移攻其父在凡人尚且不可况如 贈叅
議尹宣舉之爲 累朝所禮遇士林所尊尚者豈後
生末學所可侵侮者乎其公肆詆辱果如所傳則摘
其人而罪之夫誰曰不可哉至於因此事而罰學儒
以爲鎮定之計云者沈權柳尚載之疏亦無一句半

辭及此者而申臯乃從而演出言外之意替人發明
臣誠未曉其故也緣臣一言輾轉起鬧 經幄之長
至被 嚴譴已非臣之所安而忝居大臣之列不能
見重於人致有舉子證父之論其爲羞辱 清朝莫
此爲甚不可一日苟冒於具瞻之地伏乞 聖明還
寢崔錫鼎罷職之命仍許褫臣職名而斥退之以靖
朝著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被李寅煥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昨者得見大司諫李寅煥疏本首尾張皇專
攻臣身而語意之謬戾詆斥之深緊比之他人尤有

甚焉臣身被斥固不足言而至其是非所在不容不辨者則不敢以屢瀆爲嫌而終於泯默而已也其疏主意以爲尹拯書中文字非拯自創卽先正臣李珣自謙之辭云李珣辭職之疏自謙則誠有之矣今之言者以 贈叅議尹宣舉上 孝廟之疏以不死自咎者與此相類拯之不以其父自謙之辭斷以爲可死之義者義理正當未見其不可云誠如此言則何獨於先賢自謙之辭斷以爲真有之失耶子弟之爲父兄後學之爲先正雖有恩義之別豈容輕重異視有所與奪於其間乎爲此論者徒急於救拯而不顧

其大悖於義理其言之破綻自有難掩臣不欲多辨也尹拯之妄引先正雖非有意於誣辱其爲誣辱者之嚆矢則大矣昔曾子以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數其罪而責之子夏亦受罪而不敢辭况如拯之援引不倫以資邪黨害正之說者烏得以逃其罪哉有罪無罪自有公論又何待於臣言而證成之哉臣之 前席所陳其意不專在於調停只欲爲聖朝正好惡爲士林明是非而已然是非之中亦自有輕重曲折尹拯之失專在於爲邪論口實則所關非細何可以非故誣賢而不辨其言之謬妄乎李震

顏之疏只是爲先賢伸辨則大意自是何可以斥拯之過而遽加以停舉之罰乎臣之執兩端而開陳者意實在此非爲一震顏地也今寅煥至以言與事相左是與非相蒙等語詆臣斥臣殆無餘力臣雖疲劣亦不欲效寅煥輩一意偏係有是無非者之爲也且寅煥以拯之此事不干於奉朝賀宋時烈而震顏之疏並舉大老出於借重脅持云臣於榻前亦及大老之事則寅煥之斥豈但在於震顏也然臣竊見今之贊揚尹拯者皆是排擯大老之人也如使一世尊向無異於前日則如震顏之言無自而至矣此宜自

反之不暇何必怒人至此哉至於搜出年久私書雖以此爲執言之端而以其年久而初不提起則善矣其書旣傳之史局爲修史諸臣所共見便同公家文字而到今播諸摺紳達之天聽則其言之是非亦安得無辨乎大抵拯書一句語其初之失只在於拯而今則一時之人傳襲其說守若金石牢不可破寧以先正爲真有失而不欲以拯爲少有過不自覺其同歸於一轍至於四館之官附麗金洪福之論者多是一種醜正之徒而反以數十人之同叅自詫以爲公論打成一片略不知耻視平昔尊慕之先賢幾乎

文谷集
若弁髦他尚何說世道之變人心之壞臣實爲之寒
心也臣一言發口衆鑄叢身此則臣既已自度於前
矣至於言與行違辱人賤行而位在大臣負此題目
臣雖渙忍 國體至嚴豈容覲然仍據於鼎席之上
乎且臣卽見憲府啓辭極論李震顏停舉 反汗之
失而請仍前 命以臣所陳之言而謂之義理愈晦
是非愈混其所以斥臣者可謂一節深於一節矣自
今以後遞而迭攻者未知又有幾許人而構臣之罪
又不知至於何等地而後已則以臣氣力豈有抵當
之勢乎反覆自量莫如早自歛退以全微尚不唯臣

之得免顛頓亦可使 朝著自底於寧靖矣伏乞
聖慈俯察臣之情跡終難在職亟賜罷斥以幸公私
不勝大願

因虹變乞策免劄

伏以天災時變政瘼良然至于今日而極矣環顧內
外無一可恃 國家危亡之勢不待智者而寒心矣
乃於日昨又有淫虹貫日之變乾象玄遠雖不敢測
知咎徵之杳臻豈無所召而然哉臣不勝驚懼而憂
慄也夫人君代天理物位曰天位職曰天職必求人
才布列庶官所以共治天職也一職有曠則天工廢

矣今日人事之失固非一二而苟求其致災之由則臣恐其咎專在於曠庶官而廢天工也庶官猶然况於相臣之不職乎臣以至庸極陋忝據鼎軸已六年所矣曾無一言一策可以輔主而救民徒速妨賢病國之譏則不職之罪臣猶自知天之示警理固宜爾臣之不可不引退者於是而益决矣伏見備忘辭旨其所以遇災警畏責勉臣隣者可謂至矣然天行雖健非有坤道之順承則無以成萬物古語亦曰得百騏驎不如得一伯樂今雖聖明憂勤於上賢俊布列於下苟不得其人以畀相職而使如臣者

因仍叨冒只取充位而已則終何以濟時艱而回天怒乎殿下既知臣之不職而徒以體貌虛拘猶不許斥罷則亦豈應天以實之道哉臣之苦辭至此者非敢苟循往套實出於爲國家慮也伏乞聖明亟察臣肝膈之懇特許策免改卜賢德以爲弭災轉危之圖不勝幸甚

請訓練大將速

賜裁處仍乞遞免劄

伏以頃者右議政南九萬劄中以大興山城銀賊推斷之際以其子之招證成其父處斬之罪滅絕天理斃敗彝倫山城別將及捕盜大將刑曹堂上請皆責

罷其職而 聖批只罷別將餘皆止於推勘當該捕盜大將卽訓練大將申汝哲也汝哲因此惶縮不得察將任已有日矣蓋此事當初山城別將致疑其父而推問其子固爲謬妄之甚而捕盜廳之具案入啓也並舉其子招辭有所云云亦未免失着矣然而若究其獄情之始末則其父之取服處斷不專由於其子之招而前後推問之辭亦未嘗以其子之招爲歸重證成之端故循例判案不自覺其終爲敗常滅倫之歸此實不審之過也捕盜廳啓日未及入啓之前汝哲以山城軍需屬於都監而臣忝爲都提調謂宜

通知其事迭示其草本臣亦泛然看過不能斥其非而使之改臣於此事實與有其責矣大臣之劄辭嚴義正誠無容議况直請責罷非如尋常論斥則爲汝哲之道悚懼難安亦事體分義之所當然也但將兵之任不容蹙曠而汝哲旣不敢猥煩控辭又不敢晏然察任軍門事務廢滯已多且中軍見闕旣久而不得可合之人尚未差出宿衛重地疎虞莫甚如以爲汝哲之罪所關重大不可但已則因以責罷之可也不然則亦宜 特降明旨毋使曠任臣願 聖明俯詢廟堂速賜裁處不勝幸甚臣擬埃登對以此稟達

而今日賓廳之會又緣病劇未赴敢此冒昧劄陳焉
且臣積日沈綿之中近又添感寒疾兼患喉痛廢食
叫苦一倍危惡無論諸證之種種迭侵最是元氣銷
削正如將下之日自量病情恐無復起之望伏乞
聖慈曲垂哀憐亟許遞臣職名俾臣獲安私分少延
餘喘而 國事亦不至於大誤千萬祈祝之至

乞遞本職及司譯院都提調再劄

伏以臣之病勢幸而少間則固當承 命就列之不
暇而卽今氣力實無起身趨事之望引日曠職晷刻
難安無端踰伏罪戾益重不得不更上辭章悉暴病

狀情懇而伏承 聖批反加敦勉至以速出論道爲
教臣惶怖隕越不知置身之所也此無非臣之平日
言行不足見信於 君父以致疾痛之呼未蒙 矜
聽肝膈之懇終歸文飾臣之無狀此亦可見只宜慚
悼自訟何敢有憾於 天地之大哉至於譯院新
命臣之所辭本非故爲能讓實有萬萬不容已者而
聖諭謂無可辭之義臣竊惑焉前任之大臣以身
兼兩窠爲不安而 聖上旣允其辭矣臣之曾所兼
帶視彼大臣不翅倍筵而今乃移授而埤益之臣又
昧然承代不以爲嫌則公義私分豈非兩無所屆哉

古人於辭受之節義所不安雖小必謹臣雖百不及人尚有一端廉隅今於此任終不敢冒處伏乞 聖慈俯察危迫之惴將臣本兼職名並行鑄免仍治臣違慢瀆擾之罪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劄

伏以臣之今日請急非故節讓圖便可已而不已也誠以病纏膏肓鬼事將迫而猶且虛帶相職遂死於尸竊之中則上以傷 聖朝生成之惠下以重微臣叨冒之罪反覆循省不敢食息自安此臣所以累牘陳乞必以釋負為期者也 殿下若體諒於此亟賜

一俞則公義私分兩得其當而至今 靳許實非臣之所始料也人君之於輔相雖貴乎委任責成而若其疾病情勢有不堪在職則因其辭而勉許之不徒以強迫虛拘為事豈不以使臣之禮體下之義當如是也臣不暇遠引古事以臣所親記自 仁祖朝以來豈無倚毗眷重之大臣而久據鼎席未嘗有如臣之比者使臣有才而無病尚不宜獨專寵祿况其無一分可稱之才而有萬分難強之疾乎雖以近事言之前後居相職者如判府事鄭知和李尚真之歷事四朝耆耆宿德而 愍其既老則遞之判府事閔

文名集
鼎重之才猷精力可任經濟而軫其有疾則遞之故清城府院君金錫胄之肺腑忠勞休戚與同而念其情跡難安則遞之彼數臣者其地望才德以臣較之不翅十駕莫追至其在位則又不如臣之年久而殿下猶皆曲副其控辭獨於微臣垂死之病瀝血之懇不加矜察輒下敦勉之教豈以一視之仁有所厚薄於彼此哉無非臣之誠意孚信不及諸臣未足以上格宸聽也臣於此固當反躬自悼之不暇而第恐聖明用捨進退之際未免失其輕重之宜也昨蒙承宣傳諭聖旨恩數存眷尤

非臣所敢當而顧此床席危喘更無趨命之路跼踖徊徨不得不冒死申籲昏瞶之中情迫勢感語無倫脊死罪死罪伏乞聖慈特垂哀憐將臣職名亟行鐫免以幸公私不勝大願

復拜領議政辭劄

伏以臣六年匪據罪積尸素一病帖危望絕奔奏以公以私早宜引退瀝血祈懇非一日矣幸蒙聖慈哀憐特許遞免臣誠感戴攢祝庶幾自茲以往獲免重戾少延餘喘以終天地父母生成之惠也不料千萬夢寐之外新命忽降臣於此驚惶駭惑不知

其所以也臣之已試蔑效之狀實是 聖明之所洞
燭同朝之所共知則今不敢更恩 宸聽而臣之去
職纔匝月矣其間短劣之才力既無驟長之理沈痼
之疾病又無調息之暇則臣之難冒重任固自如也
而今乃以臣代臣曾不踰時譬如強僬僥以擔千鈞
之重愍其顛壓將死乍弛其擔而旋又強委重焉則
其亦終於摧碎而已烏在其愍念之意哉今臣所遭
正類於是臣之私情悶迫固不暇論而竊恐 聖上
體下之仁有所不竟而前後舉措未免為顛倒之歸
也况臣經夏積病之餘真元大脫蘇復無期一有勞

動諸證輒劇綿綿綴綴長在枕席最是精神之消亡
視聽之昏耗比前益甚尋常人事亦多遺失錯謬寧
復有出入廟堂酬應事務之望乎臣之不堪更備驅
策於此益决矣伏乞 聖慈俯察危懇亟許鑄改臣
新授職各無使再誤 國事重妨賢路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以願命大臣德望素著平
日倚毗之隆委任之重莫卿若也當此國事
時必無輕易準許之理而異辭愈懇終難強迫
已勉副者實有待於今日故頃於對略及微意
久遠之事雖未能詳知今日故頃於對略及微意
之故相臣李時白具仁慮釋負未久旋登屏有
見不聖祖委任之盛意也矧今秋節已屆廟多
央不可徒守撫謙之志一向引入翹視國事須
道以副如渴之望論

伏以臣纔釋重負旋叨新命不惟私分難安抑恐國體乖宜敢陳血懇冀蒙反汗伏承聖批不卽開許反下不敢當之教臣誠惶感悶塞益不知置身之所也夫國亂思良相古有其語而在今時尤切杌隍泮渙之勢無一可恃扶顛持危之責只在大臣則正宜博選賢德爰立巖廊以畀弘濟之任以慰具瞻之望而乃以庸殘癯病已試債敗之一陳人復置百僚之上使朝野駭聽識者寒心此豈聖明所以求賢自助爲國圖理之意哉臣竊惑焉臣之無似受

再劄

恩最重任職最久感激圖報之誠豈有量哉如使臣粗有救時之材雖不能經綸一世挽回頽運而六年之間必不無一二裨益國計民事朝論俗習豈至如今日之蕩然莫可救乎惟其朽木難雕黔驢技窮才力之所不逮分寸無以自效故耳然臣之不自量而久冒匪據其罪誠無所逃免得逭刑章亦已幸矣何可乍遞復入使政府首席爲臣盤礴留連之地乎前所不能今難復強旣往不諫來猶可戒聖朝試可之道愚臣量已之義俱不可再誤雖承勲懇之諭終無冒出之望伏乞聖慈更加憐察亟許遞

改以幸公私不勝祈懇之至

因災異陳戒仍乞策免劄

伏以艱危孔棘災咎沓臻今日時勢不待智者而寒心矣乃於前夜又有非常之變雷電雨雹並作於一時臣誠驚懼危厲彌日而不定也夫收聲之後雷又發作已是愆陽之候而正當秋稼未收之日降此雹災使既熟之嘉穀未免摧隕良事之切迫憂亦非細矣不特此也臣聞傳曰雹者陰脅陽之象聖人在上則無雹有亦不爲災又聞陽奮則爲雷陰凝則爲雹陰陽相薄則雷雹皆至以此觀之則雹之爲災其徵

誠可畏而雷雹之並作豈非尤可畏之甚也方今

聖明御極勵精求治一遇災沴責躬罪已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則固未有失德疵政之可議者矣然事形於下變見於上歷驗今古符應不爽則天之示警豈無所自而然哉人君代天理物常以扶陽抑陰爲務其所謂陰陽者本非專指天地之氣也日用事物之間無徃而非陰陽也卽心術而言則天理陽而人欲陰也卽國家而言則朝廷陽而宮禁陰也卽人物而言則忠賢陽而邪佞陰也一扶一抑各有其道懲窒遷改義理常勝則心不患不正矣陟罰臧否官府

一體則國不患不理矣舉直錯枉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賢才不患不登矣如是則 聖德清明如日中天表裏洞徹稜翳罔干尚安有陰盛脅陽之患哉雖有仁天一時之譴告不足以爲災矣宋臣范仲淹之言曰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惟其轉移之機不可他求只在人主一念之頃唯 聖明加意體念焉仍竊伏念調元贊化大臣之職也理陰陽順四時固非可責於如臣萬萬無似者而第臣久竊匪據乍遞復入妨賢廢職積有罪戾若論其致災之由臣

實爲首唯有斥退臣身以塞天怒爲今日第一急務伏乞 聖明亟賜罷免以幸 國事不勝大願

陳情請往見亡女改葬劄

伏以臣竊位台鼎無絲毫有裨於 國而徒以憑藉寵眷之隆輒有私懇仰瀆 宸嚴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有一女不幸早歿葬在衿川地已經數歲矣今以其舅家改卜他山從而移窆期在本月初九日其始葬也臣旣拘於公格不得親見其入土到今又不得自盡於羸博三號之禮則臣誠不免爲不慈之父矣今其遷柩路由京江南岸而新葬廣州之地去

江又不過十餘里可以匹馬馳出夕往朝返在朝
家只丐一日之暇則在微臣得伸無窮之痛而無論
遠近淹速不敢帶職擅行如蒙 聖慈特垂哀憐許
臣任便往來則朱夫子所謂父子存没均被莫大之
恩者臣實感戴靡極矣目今廟堂多事客使將到固
非臣子言私之日而一日夜之間非有緊務臣之出
入不足為有無則此恐不至於妨公也昔在 仁祖
朝故相臣李厚源方任喉舌有幼子死於外方 仁
廟因其陳情特賜埋葬暇至今傳為異數事雖格外
情涉切迫則 聖祖亦撥例而許之臣之今日祈懇

實有恃於 聖上閔下之仁也惟 聖明矜恕焉臣
無任震越悚懼之至

因北京罰金事引罪乞罷劄 丙寅

伏以臣昨因節使先來之報得見彼中咨文謄本罰
金之辱至及 聖躬而悖辭噴言有不忍見臣不勝
驚心痛骨直欲無生也前冬查問之時臣等固已有
此慮呈文陳辨又以口語自當而由其誠意淺薄畢
竟未有一分之益斯實臣之竊自慚悼者也不但此
也 殿下不知臣之無狀畀臣以首揆之位 國家
百責猥託於臣之一身委任之久眷待之隆莫臣若

也顧其才識庸下智慮短劣上之不能贊襄 聖志
鞏固邦本以爲自強之圖次之不能申嚴法禁飭礪
邊吏致令姦民肆爲無前之變此皆臣之罪也及至
今日獨使 至尊受此難洗之辱而又不能碎首決
脰以效臣死之義臣罪至此益無以自解矣臣自聞
此報烈火燒心誠無顏面戴履天地况可以仍據鼎
軸保有寵祿以喪其分義以增其罪戾哉伏乞 聖
慈俯諒臣危迫之懇亟罷臣職仍論臣罪使臣心少
安 國體得宜不勝萬幸
因災乞免劄

伏以臣待罪鼎軸前後七年蔑有涓埃之補徒積尸
素之罪 國綱日紊而臣不能振肅朝論日乖而臣
不能鎮靜良生日困而臣不能拯救以至隣噴日聳
主辱罔極而臣又不能奮自強之策效臣死之義
論其罪咎誠有萬殞不足以贖者臣之宜被斥退豈
待於今日災異之作乎然自臣忝竊以來日月星辰
之變水旱風雷之災疊見荐臻指不勝屈至于今日
而極矣調元贊化雖非可責於臣者而若求其召災
致異之本則臣實爲之首也是以每遇一災一異臣
心震惕如負重辜直欲滅身隕首以塞天怒以謝國

人而不可得則仍據匪據以增其罪戾者又豈臣之所敢畧刻自安者乎日昨得見僚相劄本因災乞免意甚懇至夫以僚相之居職非久負時重望又非臣久叨首席之比而猶且如此則臣之不容一日仍冒之義於是益明矣且臣不幸痼疾纏身日加月深雖形骸僅存而精神已消亡矣設令臣實有亨屯濟艱之才到今發謀出慮陳力就列非復一分可冀項於榻前縷縷陳懇瀝盡肝血誠出於此而竟未蒙矜許臣竊自悼誠意淺薄不足以上格 仁天閔下之聽也臣經月淹病之餘添傷於泮宮隨班之夜又

見無前慘酷之變心驚鬼悸不專爲私憾昏仆浹旬生意頓盡卽此病勢亦無自力奔奏之望伏乞 聖慈俯察臣之癘病不堪更備驅策之狀且念應天以實之道大加警動先從臣始亟命鑄臣職各許其屏退改卜賢德以昇弘濟之責 國事幸甚私分幸甚更申 榻前之懇請差使劄劄

伏以今此赴燕之行臣之不自奮身請往付之別人其罪已不可勝誅矣及其公議峻發 聖批允可則大臣之中臣實應差之人而不料竟歸於昨年纔還之僚相臣誠錯愕失圖揆以 國體私義大有所未

安不得不力疾登對反覆陳請而 聖意留難終靳
一俞臣於此惶愧悶蹙不知所以處身也昨承 聖
教所以不許臣請者只以首相遠出爲不便而實有
所不然者今以大臣充价旣爲重其事體則以首相
差遣尤是事體之所當然舍首相而送他相已是失
宜而在前 國有大事則首相出疆亦非一再何可
以此爲拘哉况臣之病劣終年在職亦未有一籌半
畫裨益於 國家常以尸素爲懼而燕路往來不過
費了數箇月則其間臣之去 朝有同江湖之鳧鴈
曾何足爲有無乎設令客使或來左右相俱在自足

了事不必以少臣一人爲慮也且有一事今若 許
遞臣職改卜他相則首席自不患無人而臣雖以原
任差往彼旣知臣之爲行查時首相則所以重其事
體者無間於時任之大臣矣如此則 國體私義兩
得其宜豈非計之善者乎臣久叨匪據猥當百責終
致 君父遭此無前之耻辱又不能早決一死恬嬉
苟度以至今日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論其罪狀不容
一日偃息於覆載之間而尚道刑章失法甚矣至於
當次之役猶且苟免使僚相替受獨賢之勞而顧乃
委蛇盤礴安保祿位如舊則雖臣之頑鈍無狀決不

忍爲此而草澤忠義之士必有益增其不平者其爲
貽累 清朝當復如何哉臣於昨日旣不得請退歸
私室寢不安席耿耿達朝危厲靡定茲敢更竭肝膈
以申 榻前之懇伏乞 聖明深加思量許臣所請
亟改前命移授愚臣以重 國體以安私義不勝大
幸

承旨傳 諭後乞免劄

伏以臣久叨相職而蔑效涓埃坐見 主辱而未辦
一死苟免勞役而獨占安逸才分誠有難強罪戾誠
有難逭情勢誠有難安矣當遞之義非止一端請急

之章有不獲已而然臣之卽今所悶迫而切急者唯
在於疾病之深重職務之褻曠其他亦有所不暇論
也臣之嬰疾今已七年而乍歇乍劇一年增似一年
蓋其氣血益衰傷敗益多病情之漸加理固然也臣
自二月初旬以後長在委頓呻楚之中乘其少間時
或強起而一番動作輒復彌日昏倒屈指數月之間
赴衙入對不過二三次一切職事未免拋廢臣誠無
狀雖不能如周公之坐以待朝武侯之綜理庶務而
如非甚病豈敢自安於息偃在床哉今則賤疾之危
惡視向來尤甚而種種諸證都出於火升而爲頭痛

如鐵輪磨頂晝夜不止鬱而爲骨蒸如熾炭置腸內
外交煎看文簿則目視眩暗應事物則神思顛錯嘗
聞醫家之言火與元氣不兩立以臣孱脆之質摧剝
如此幾何不銷鑠而就盡也設或苟延時月以此半
死之精氣寧復有當官塞職之望乎到此地頭雖欲
不量才分不顧廉義冒罪包羞強顏就列亦有所不
可得者矣昨蒙承宣傳 諭 聖意勤摯迴出尋常
臣非木石豈不知感而終不得仰承 隆命此豈臣
之本情哉臣竊自悼身逢千一之會荷不世 恩遇
而不幸邁此奇疾孤負圖報之誠命之窮矣尚復何

言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勿拘虛文亟許遞改臣職
名以幸 國事以全殘喘不勝大願

請寢李徵明削黜承旨拿問之 命劄

伏以臣於昨夕伏聞副校理李徵明應 旨上章重
激 天怒至令招致政院詰問言根繼以政院覆逆
之故入直承宣並 命拿問而卽者又聞徵明招問
之後有罷職不叙之 命又因政院陳啓以削黜加
其罪前後 處分一節深於一節臣不勝惶惑駭嘆
之至竊惟 聖明何故怒一言者而自失其舉措至
於此也臣得見徵明之疏槩其所論專以外戚爲憂

而 殿下之怒其言亦專在於此矣夫今之戚里自是士流中人非有驕奢濁亂之失徵明亦以爲姑無可慮之跡而至舉地震之變終以 勉戒 坤聖爲請其言之妄率不中可謂甚矣然究其本情則不過有懷必達言不知裁者耳自戚里言之已無實事而人有是言則只見言者之妄耳固不足怒也况以殿下天地之量此等之言何足以動其聲色哉 殿下苟能容而置之開示可否則妄言之失自在於下而翁受之美終歸乎上此正唐臣陸贄所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有不中而君無不美者豈不

爲 聖德之光也今乃不然 威怒太遽處分太過前後辭旨之嚴峻有非臣子所敢聞者使中外之人不暇答言者之妄而反以 聖上所處爲無前之過舉無不愕眙失色此豈羣下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臣竊惜之夫究詰言根本非盛世事人臣進言或據其所聞或隨其所見而陳之則在君上聽納之道可者用之不可者置之而已若一有逆耳輒嚴詰其所自出則不唯國體之傷損非細孰肯爲國家盡言不諱以犯雷霆之威哉昔宋哲宗初年諫臣劉安世范祖禹聞禁中求乳媪上疏以近色太早爲戒言甚

切至宣仁太后諭以此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之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后深加嘉納下之進諫上之聽納必如是而後方可謂交修不逮矣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念及於此乎政院居出納之地隨事覆逆乃其職耳夫豈為一徵明地而 殿下遽加以無君之罪使直廬近密之臣蒼黃顛倒駢首就理其為觀聽之震駭又如何哉况徵明之疏首發於因災求言之後而摧折之譴斥之不少假借遠外聞之皆將曰 經幄之臣應 旨封章言及戚畹至於抵罪云爾則妨言路而累 聖德莫甚於此其何以解羣

情之惑而來四方之言乎此尤臣之所大懼也以臣淺薄之誠固難望感回 天聽而忝在大臣之列目見 君違不容越視喑默茲敢冒死而言之伏乞 聖明俯察愚臣匡救之忱非出於私平心舒究亟寢成命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因災乞免劄

伏以臣日昨病劇廢職冒昧自列猥蒙 聖慈不罪至辱醫藥之惠臣誠揣分感悚而 召牌之下又犯違慢之罪益復震惕罔措方擬更申請謹之章矣此

際日官來告白虹貫日之變臣病伏之中不覺驚起
戰悸危厲之心彌日而不定也嗚呼今之國家可
謂岌岌乎殆哉仰觀俯察無一可恃靡災不有靡歲
不凶其難言之憂莫保之勢不待智者而寒心矣至
於今年八路之災荒實關邦本存喪之機而八月下
雪燕雀凍死又是前史之所罕有人情之憂懼至此
而極矣不意今者又有此非常之變天象玄遠雖未
易測度事失於下謫見於上其理孔昭不翅影響則
此豈無所召而然哉方今 聖明御極羣彥勵翼安
有失德疵政之上拂天心者而苟求其故則何莫非

如臣庸陋久叨鼎軸尸位妨賢自速災咎而然也臣
前後遇災輒據故事乞 賜策免竭誠陳籲非止一
再而未蒙 恩許終歸飾讓夫人可欺惟天不容僞
若下之自處上之待下一以文具而已則茲豈應天
以實之道哉伏乞 聖明俯察微臣由中之懇勿復
循襲前套亟許鑄免臣職改卜耆德之良弼以救民
命以回天怒實爲萬幸至於弭災之道以臣矇學淺
識誠所昧昧而第以見於經傳者言之古先哲王遇
變而應之者其道無他不過曰克謹天戒曰修先王
之政曰側身修行而其所謂謹與修者儘有許多物

事不爲空言務盡其實故終能轉災爲祥以致重興
之休天人感應之理有如此者矣昨者伏見 聖教
其所以責躬求助勅勵臣工者痛迫惻怛蔑以復加
朱子曰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今日召災之
失與將來消患之方 殿下旣自知之矣果能擴此
一心推之百爲行之以誠實持之以悠久則感格天
心迓續景命之道豈可以他求哉臣之此言固爲陳
腐而舍此則又無以自效唯 聖明之財幸焉臣二
三日來泄痢轉苦神氣昏蕭未能綴成文字今始陳
露尤增死罪

因天變乞免劄

丁卯

伏以臣病廢職務已踰旬日罪積尸素跡近私便露
章丐免煩猥是懼而乃蒙 聖慈不之訶責反辱異
數賜以醫藥至遣內隸問其差劇踰分之寵匪臣所
堪誠有惶感罔措者矣至於園丘祈穀禮異常祀大
臣之列臣實居右則攝事藏禋乃其職分而臣之病
勢無以自力始旣求差終至免改其失職廢事之罪
益無所逃免矣昨者日官來告白虹貫日之變臣於
病伏埃譴之中尤不勝驚心而喪氣也近來此變靡
歲不有而今茲發見於歲首之月又是可懼之甚者

目今八路大侵公私蕩然域內生靈殆將靡有子遺
國家岌岌之勢莫保朝夕而上天之示警又若是
切急此必有大禍亂伏於冥冥之中迫在呼吸而人
自不悟也其爲危懼又豈他日之比哉此正 君臣
上下益加兢畏務盡修輔冀以轉災爲祥傾否回泰
之一大機也乃使駑下孱病百無一能之臣冒據鼎
軸而責以格 王正事者不亦左乎臣前後遇災輒
申策免之請非敢苟飾虛辭欲效故事而已區區赤
心實出於爲 國家計也 殿下不念相職得失之
重徒眷眷於簪履之舊拘牽至今尚靳斥退使 國

事日非賢路久妨卽此一事亦不可謂應天以實矣
臣竊惑焉臣竊悶焉爲今弭災之道亦不可以他求
唯當以實心而行實政亟黜失職廢事之一賤臣博
選賢德畀以弘濟之責則人心允愜天怒自回而將
墜之 邦命尚可以少延矣伏乞 聖明俯察臣肝
膈之懇許臣所辭鑄臣職各公私不勝幸甚且臣適
有所懷不得不附陳日昨得見內司報備局文牒以
爲明禮官所屬堰田在樂安地經夏頽圯將於今春
修築須至調役烟軍因本官手本請令該曹行移本
道已經 允下云湖南饑饉之慘最於諸道 朝家

所以救良之方靡不用極凡係擾良之事亦既一切
寢閣矣流散之相繼盜賊之肆行自歲前已然聽聞
所及誠有不忍言者况今開春賑政方始想其涸轍
之急日甚一日於此之時乃爲一官庄之修築驅策
貼死之良以赴其役則良之怨詈當復如何亦豈
聖上仁愛元元之意哉諸宮幹事之輩只知官田之
爲重其於良之休戚死生不翅如秦視越此固不足
深責而竊恐 聖明萬機之中偶失照察於此此雖
一事其爲損 聖德而失良望所關非細臣不敢以
事小而不言惟 聖明財處焉

因政院啓辭乞免劄

伏以臣病情彌留既負瘵曠之罪災異荐疊尤切叨
冒之懼敢陳血懇冀蒙 斥免而 天聽未格溫諭
反降臣於此惶隕悶感益不知所措也臣於上劄之
後始得見政院啓辭其因災進戒無非切至之論而
至其咎責大臣一款言言可謂藥石雖有三尺其喙
誠無以自解矣右相李端夏劄中亦既引此控辭而
然右相爰立屬耳其於區畫措施之際勢有所未暇
而事有所不專則今之災咎豈其責哉自惟臣之無
狀職忝首揆前後八年身當百責無一猷爲馴致天

怒於上民怨於下 國勢之危急至於此極此皆臣之罪也喉司之斥臣實當之矣臣智慮淺短素昧經國之猷學識空疎又蔑格 王之論此則不待人言而臣已自知之矣且臣才本鈍滯病又沈痼籌司坐衙或至曠日文牒酬應未免過時簿書期會之末亦不能自效則只在之云可謂望臣已寬矣至於不體 聖上倚毗之心其爲不誠莫甚臣雖愚蠢荷聖上不世之殊眷忽於圖報豈其本情而居其職而廢其事又不能早自引退則雖謂之不誠亦宜臣旣乏體 國之誠又無揀時之才而久據鼎席徒糜廩

祿則物情之怫鬱固其宜也物情如此則上天之譴告亦何足恠乎然此不獨政院之論實是國人之公言也人皆以事關大臣不欲指斥而近密之臣獨能言之其意誠可尚而其言誠可取 殿下乃反責之以未當恐非所以廣忠益恢言路而亦豈不以此而重臣之罪乎臣之遇災乞免前後已非一再而 殿下每視以例讓不準所辭至于今日公議旣發物情大可見而猶且因仍 靳固不思改圖臣未知其故何哉今臣雖欲一洗舊套以贊襄 聖上修省之德政而才力之所不及實無以自強若又貪 恩戀

文名集
寵包羞耐耻苟蹲而不去則不幾於天怒不足畏人
言不足恤者乎臣雖萬萬渙忍亦不忍爲是也伏乞
聖慈更加矜察將臣職名亟賜鑄免以幸 國事
以慰輿望以安私分不勝懇祈切祝之至

請令全羅監司金鎮龜不待交代歸救父病兼
陳江襄監司李願命事劄

伏以臣竊聞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邁疾猝欲漸至危
境水穀之不入已過五六日證情十分可慮而其長
子鎮龜方任湖南方伯聞其病中思戀甚切時時吟
嚶語猶數問鎮龜來否云鎮龜若聞父病如此必當

上章陳懇 朝家雖卽許遞其職而得代歸救之際
自至費了日月其間休咎有未可知父子情理誠有
令人動念者矣在昔 仁祖朝故判書臣李晬光身
病危重而其子聖求見任全羅監司 仁祖大王特
命發騎下諭母代疾還 聖祖體下之德至今傳爲
異數至於 先朝故綾豐府院君臣具仁慳之病重
也其子鎰爲洪州營將及京畿水使亦有不待交代
來觀之 教况 朝家待國舅之道事體自別伏想
聖明亦有所軫念於此者矣卽今湖南良事方急
道臣之遞易尤極可慮而公義私情或有時而輕重

事至於此不得不變通一面擇差新監司急速馳遣使賑政無曠恐合事宜也且江襄新監司李願命之當初撥例特除只爲本道賑事之急而辭疏批下之後不卽出肅備局啓請牌招而亦不承命必以諫臣疏中之語引嫌至此也夫謹守成憲自是爲國之常道諫臣之論固出於此而然用人之方亦不可太拘規制唯當視其人賢否之如何耳願命年紀雖少地望器局鮮有其比出入經幄亦既有年矣聖明審其可用簡自宸衷而拔擢之非如偏任私昵濫授匪人之比則臣未見其爲失舉也至於

不待開政而特拜雖曰差異常規而簡擢之舉苟得其人中批之在於開政之前與在於開政之後何足爲輕重也在願命雖有所不安實無深嫌之義亦宜更降指揮促令赴任恐不可已也臣有此所懷亟欲入對陳稟而病甚未果茲敢以文字仰煩不勝惶恐之至

請勉留右相劄

伏以右議政李端夏因臺啓不安遽出江上再上乞退之章聖批甚勤而尚無改圖之意臣竊不勝慨然憂嘆也任大年之除職初出於右相之建請而以

激勸富室爲荒政急先務者又是右相平日所眷眷者也今臺臣旣駁其人又斥其事並與將來而杜塞之右相於此安得以自安也任大年爲人臣雖未之前聞以右相前後所陳觀之其所訪問似得其詳且聞前後道臣之言皆以爲雖無私賑一事其爲人自可用且其捐財私賑與應募納粟者不同若是則遵依先朝楊雲舉之例特授一命何不可之有哉况今八路皆饑民命近止至於湖南一道餓莩載路自歲前已然聽聞所及心驚哽噎而國儲蕩然賑哺路窮將未免立視其死則當此之時苟有出斗米

活一民者雖顯官重賞亦無所靳惜設令大年之事未必出於無所爲而爲者而賞一勸百以濟生靈此誠今日最急之政何暇論其他哉國家名器雖曰可惜若使臺臣果有視民饑猶已饑之心此等議論必不輕發於今日而汲汲駁正猶恐不及使一道人心之歆豔聳動者變而爲摧沮索莫以絕其勸分應願之路朱子所謂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其亦不思之甚也况仕路之淆雜莫甚於近日曲徑奔走僥倖得官者豈盡窮經力學之士存心愛物之人而未見言路有以糾劾而澄汰之獨於鄉曲一寒士之活

民受賞者首先擊去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此何足以服四方之心乎且臣得見掌令韓范齊避嫌之辭不思自反張皇嗷嗷至以深刻斥大臣今之朝廷雖無體統亦可謂無嚴矣右相之因此不安理勢固然而然大臣進退關係甚重以此一事至決去就則竊恐其太過也日今國勢民事實是危急存亡之秋大小臣僚正宜協心同力如救焚拯溺之不暇而况輔相之臣休戚與共豈容其率意引退乎竊聞右相有留劄長往之意倘聖明特加敦勉諭以不當退之義則以右相之赤心體國亦豈不仰承聖旨

亟回遁思也臣不任區區之慮敢此冒陳唯聖明財處焉

被趙儀徵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疾病沈痼固無供職之望而又有情跡之大難安者頃於右相之出城也臣冒上一劄請加勉留而仍陳臺啓請汰任大年之失宜韓范齊侵詆右相之無嚴矣繼見掌令趙儀徵之疏提臣劄辭逐條論斥語意深緊臣不勝駭惑也夫宰相臺諫之一可一否臣雖愚劣豈至全昧斯義哉第臣妄意以爲旣曰可否相濟則論議之際未必以臺諫而皆是大臣而

皆非至於大臣之失臺諫能言之則臺諫之失大臣獨不得言者恐無是理試以任大年一事言之臺臣所執雖曰愼惜名器而當此良將盡劉無粟可賑之日不念先朝故事之有據不顧大臣申請之辛勤不察私賑應募之有異不究其人實狀之如何一筆句斷曾不少難沮四方聳動之心杜日後勸分之路其事未可謂當也右相劄中所論曾未有近似於深刻者而范齊乘忿縱言乃以此勒加之夫朝廷之上辨是非崇禮敬並行而不妨豈必以慢言相加而後方合於相可否之道乎大臣固無論雖三司同列之

間若以此等語言非意相干則必羣起而攻之矣其言亦未可謂是也范齊雖職在臺憲其事之不當言之不是如此則臣忝在大臣之列一言規警未必爲非而不料以此至被操切之斥也儀徵疏語臣不欲費辭爭辨以傷事體而其所謂偏責言路一欵則實非臣淺見之所及也進退百官雖曰大臣之職激揚之責專在臺閣則爲大臣者其可屑屑於小官庶僚之彈劾替行臺閣之事耶此其事理有不然者而但臺諫之職關係甚重苟有庸繆匪人循默不職者則大臣亦可得以糾正而臣誠疲軟曾未能焉此則臣

之罪也且臣妄進一言使 聖心激惱特遞臺官至於兩人喉司覆逆諫臣論執而俱不得請物情齊激開端方生原厥所由咎實在臣臣於此咋舌無及矣 聖上之愆違由臣而助成微臣之罪戾因此而益增以臣無狀冒據鼎軸既不能匡輔 聖德乃反助成其過舉則其罪又安可勝誅哉伏乞 聖明深加思量還收兩臺臣特遞之命以恢言路亟罷臣之職名以謝物議以保殘喘千萬幸甚臣既被重斥宜卽自列而適緣病劇昏瞶不能構成文字今始陳露尤增慚悚之至

因崔錫恒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宿患火病自今春轉加又得脚部痿弱之證日以益甚 太廟將事決非所堪而適當 親享之日不敢以病爲辭不計顛仆忍死趨叅矣罷歸之後疾勢頓劇兩脚浮痛跬步不能自運痰火上逆頭腦晝夜暈疼昏倒床席氣力頓盡籌司廢坐爲日已多此非息偃私便之時而未由自力奔走瘵官曠職之罪誠無所逃矣且臣頃見正言崔錫恒上疏極論近事而以大臣始請勿捧旋又請入其疏大加詆斥至以爲古今天下豈有如許國體如許事理云當初臣

等之請勿捧疏者豈不知事體之苟簡而只欲爲朝廷鎮靜之計誠出於萬不獲已也且臣等妄意以爲朝家既有成命則雖是必可上之疏在其道理不得不還寢如是則彼此自底於泯然無事矣至於不有朝命強呈其疏張皇其辭說於大槩傳示其疏本於史官必令騰播而後已則實非臣等之所料也投疏之人既斥大臣政院之壅蔽至謂君上孤立則臣等固已危怖體粟矣繼而臺臣又以怒於臣等者移罪於喉司至有請推之啓原任大臣又以臣等所陳白爲事體之失當上劄而言之原疏既播衆

言喧騰是非未辨物情怫鬱則雖欲鎮定而有不可得事勢至此與初大異羣議之非斥又如此則臣等做錯之失著矣誠有所不敢晏然者亦何可膠守初見而莫之有改乎入對自列請入其疏者實出於此非臣等之所樂爲也今錫恒曲爲投疏人救解而不得其說欲以臣等爲嚆矢專攻如此其亦可笑而不足怒也然臣忝在大臣之列既無料事之智又乏鎮物之量前後所爲苟且顛倒不自覺其爲古今天下所無之事體致令鬧端層加是非倒置朝著益復潰裂世道益復壞亂人心益復陷溺日就於莫可收

拾之地究厥所由咎實在臣臣安得辭其責哉伏乞
聖慈憐臣病勢之難強察臣情跡之難安亟賜鑄
免以保殘喘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因病乞免劄

伏以臣之宿疾月加歲增源委漸痼而自二三年來
每當春夏則益甚屢貼危境盖以火熱為主隨時令
用事故也至於今年則病情之作苦自初春已然數
月之間乍歇乍劇間或黽勉從事而一番勞攘輒復
彌日委頓以致職務弛廢長以請急爲事固已惶悶
罔措矣近又添傷於鞫廳舊患之外新恙交劇貼身

床席生意頓盡壽司坐衙文牒題決亦無以自力瘵
曠之罪誠無所逃免矣臣之種種證狀固不敢每恩
宸聽若其氣力之漸蕭形骸之換脫亦有所不暇
言者而最是精神之消耗日甚一日居常眩瞶如在
烟霧之中日用云爲前忘後失公私酬應八顛九倒
臣本短於識慮而若是其甚者病爲之祟也其何以
匡補 袞闕裁斷庶務以效職責之萬一乎臣前後
乞免之辭罄陳於 筵席申懇於章劄者非止一再
而未蒙 聖俞終歸例讓臣誠慚悚悶塞撫心失圖
雖迫於 聖旨隱默隨行而區區求退之心何翅痿

人之不忘起哉日今兩麥大熟時雨屢降民憂可以漸紓矣新相爰立枚卜盛多鼎席不患不備矣臣之乞免此正其時伏想 聖明亦必不留難如前日也伏乞 聖慈憐臣膏肓之疾察臣肝膈之懇勿拘虛文亟許鑄遞俾臣得免重戾少延微喘公私不勝幸甚

因閔鎮周上疏乞免劄

伏以臣病伏中得見副校理閔鎮周上疏其所論卜相事語意甚峻臣不勝瞿然慚悚之至日者四次加卜之 命固出於 聖上慎簡輔相之意而苟求其

故則亦莫非臣之無狀知識昏昧不能得人稱 旨之致雖微人言有不敢自安亦嘗略申此意於 榻前矣創見之舉易致疑惑物議之如此亦何足恠也第念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惟其人之得失而國之存亡治亂係焉其選任難慎之道宜有別於庶僚矣唐虞之際必待疇咨僉諧使宅百揆則固無論已降及後世如魏文侯之問相於李克漢惠帝之問曹參於蕭何猶有上下可否之遺意矣至於宋仁宗之親擢文富二相而不嫌於偏私王朝之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而不嫌於衆多唯觀其人賢否之如何耳恐

不可以一槩論也我朝卜相之法最爲草草苟簡下既循序擬望上亦循例下點無復有古意矣至宣祖季年特舉三臣之可爲相者詢問大臣其時大臣如李恒福之德望見識非今人之比而乃以知臣莫如君之語對揚聖教宣祖更命博詢朝議而又以爲不必更議力請並卜三臣終不以承令順旨爲嫌臣之入對陳稟意實在未覺其有害於事體而但臣之所稟上之所教不在於初而在於屢命加卜之後所以致今日之物議也此則臣之罪也且其疏中論諸道方伯不待交印徑歸之弊誠爲

正當而但藩臣之以親病許遞者前後非一二矣至於軫其親病危急許令母代歸救者則出於一時特恩如仁祖朝故相臣李聖求之事是也頃臣以國舅病急而其子在遠據此例陳請遂有恩命矣此是稀濶之異數李聖求之事已過六十年而始又有金鎮龜之事則因此而爲萬世法程恐非可慮也至於不待朝命擅離任次則國有常法自當繩之以律又不當與論於此也日者備局啓辭只是泛論前事以明其特許奔救親病者外曾無不代徑歸之例而已本非定爲永規之意也然李聖求之事

初出於 特命而金鎮龜之徑歸出於臣之劄請則此尤臣之所不安也趙相槩之在謫遭喪人多矜惻謂宜有寬釋之典臣之問及於僚相者蓋以此也而相槩所坐本非微眚初配邊遠旋改便近以其有老母也此實臣之所陳白則到今不宜又有所煩請故置而不舉矣儒臣之論如此臣之請施寬典於科罪之初者比之請許伸哀於喪母之後其罪尤重臣於此亦安得晏然乎且臣情勢之難安如右所陳而疾病之沈痼尤有所難强者左臂痺痛之證始自月初日漸有加晝夜疼痛運用全廢又自數日來麻痺之

氣延及右邊遍於一身癱瘓不仁有同死肉兩脚蹇痿比前益甚起居屈伸不能自遂連試鍼刺未見少效此是衰年危證醫家之所深憂者設令積久治療苟保時月而終不得復爲完人則決矣自今以後臣雖欲更效奔走之勞有不可得矣伏乞 聖慈俯察臣之情勢病勢將臣職名亟賜罷免以謝物議以延殘喘千萬幸甚仍念閔鎮周之疏雖未必一一中窾或有逕庭於朝議者而若其大意則只在於謹常法慮後弊不可謂無見矣 朝家舉措不能盡善無失則此等議論亦安可無哉况其疏辭旣曰爰立之賢

不爽時望則可知其非出於侵逼大臣之意矣今
殿下於大臣劄批既以謬戾斥之繼又下教政院以
浮薄喜事摧折之恐非所以恢言路集衆善之道也
臣竊不勝區區之慮敢此附陳惟 聖明財察焉

敦諭後辭職劄

伏以臣之病伏已數月矣辭單之上亦至於二十四
矣竊意 聖明俯察臣病之不可更起相職之不可
久曠亟賜處分以幸公私而尚 靳俞許已非始料
至於昨日 遣近侍敦諭尤是賤臣之所不敢當者
臣伏讀 諭旨精爽震越不覺感涕之交零也使臣

之病有可以一分自力則雖不得趨遑周行更備驅
策而其欲一進 天陛仰瞻 清光畢陳微悃少紓
犬馬之戀然後退填溝壑者區區此情寧有窮已哉
顧臣宿病積敗之餘添患毒疔已過四十餘日日進
不退氣力之危綴形神之換脫無復餘地加以四肢
痿痺下部蹇弱跬步之地亦不能自運致身 闕庭
其路無由臣誠撫躬而自悲也臣以小器庸品誤被
聖朝不世之恩遇忝叨鼎席首尾八年願忠雖切
而才識蔑如絲毫無補觸事生疣涯分過溢冥行不
止歷數罪愆誠有萬死不足以自贖者而 聖度天

大曲軫簪履之舊終始涵容不加誅譴在臣私分亦已幸矣今焉得沒於地寧復有餘憾乎第臣生而虛辱寵祿未免爲孤 恩負 國之臣而到此垂死之日猶帶匪據之職重負未釋纓喘先盡則是臣終爲尸竊之鬼抱恨無窮而目不瞑於泉壤矣臣之一念耿耿唯在於此矣況今日是何等時臣之所叨是何等職任而以百責所萃之地作一虛窠遷延時月莫之變通此豈微臣之所敢畧刻自安而亦豈 國體事理之所宜有者乎伏乞 聖慈更加矜察勿復留難將臣職名亟許鑄免以終 天地生成之惠臣不

勝懇祈切祝之至

待罪疏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過蒙 殊眷久叨匪據報效全蔑愆咎層積其孤 恩負 國之罪臣亦自知難道而 聖度天大曲垂覆貸以至今日在臣私分固已幸矣惟其冥行不止觸事昏錯不自覺其終陷於罔赦之科 聖教之下嚴於鈇鉞前後負犯彰露無餘此實天地霜露之 教臣於此只有戰慄自訟而已更有何言哉人臣事君所貴乎勿欺國家制刑莫大於罔上職居輔相肆爲面諛則雖使滅身湛宗尚有

餘罪其何以一日自立於覆載之間乎臣既負此極罪有不容偃息於京輦而罪名未勘之前亦不敢率意遠去退伏城外恭俟處分不意昨日近侍宣諭遽及於席冀待譴之中臣非木石寧不知感第臣情跡終無抗顏復入之理而尚稽刑章反辱恩數致令觀聽增駭臣罪至此尤萬萬矣臣於今日固不敢以文字仰干天威而既承有旨亦不敢一刻自安於心不得不冒死哀籲伏乞聖明亟命下臣司敗論臣罪律以正王法以爲人臣之戒千萬幸甚臣無任危怖震越之至

承別諭後陳情辭免疏

伏以臣倖逭郵罰偃息田里天地父母之德不可勝量而在臣私義實非所安唯日夜慄惕而已不意昨者特降別諭諄諄開誨不翅如家人父子於敵以下以此相與猶不可易得况以負罪賤臣而得此於聖明其感戴銘鏤之私寧有既哉義當顛倒趨命不埃駕屨以仰承恩旨而顧臣情跡終有所不敢冒進自速違慢之誅又致再勤聖諭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本至愚極陋遭際聖明猥荷不世之眷忝叨匪據積有年所才短識闇百無裨補發

謀慮事動輒乖謬其辜 恩失職之罪何可一二數而幸賴 聖慈如天曲加庇覆不抵於大何不然臣安得保全性命以至今日也日者 聖教固出於匪怒伊教之意臣雖迷甚豈敢有一毫悻悻之心哉然臣奉職無狀事 君不誠之罪則據此一段亦自難掩播諸四方國人皆知則得免刑章已云幸矣今若徒恃 聖恩之隆厚抗顏復進於 輦轂之下則其如物論何其如廉義何且念 聖上之於賤臣所以涵容而寬貸之者無以復加矣况臣一身之進退有何輕重於 朝廷而人或妄以爲言致惹紛鬧之端

原厥所由皆臣之咎此亦臣難進之一端也仰惟 聖明特軫簪履之舊必欲曲全微物則因其已著之罪退之以禮許令沒齒吠貳斯可爲終始 生成之惠矣必使戴罪犯義復入周行則終無補於 國事而只足以駭中外之觀聽竊恐 聖明或未之深思也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還寢收召之命將臣本職兼帶一併鑄免俾臣循省愆尤涵泳 聖涯以安私分以終餘喘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怖震越之至

辭職名及月廩疏

伏以無狀賤臣過蒙 鴻私倖免不可追之譴罰反

辱不敢當之 寵命溫諭優批前後諄複開示誠心
猥加收召從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能有幾人哉
臣雖隕結糜粉不足以仰報萬一則屢違 聖旨終
不敢冒進自陷於慢 命褻 恩之誅者豈其本情
哉臣於此且懼且悼不覺冰炭之交中也臣之區區
情勢今不敢每恩 天聽而第臣過福之災重速鬼
責宿患之外又添奇疾四肢麻痺之證始自春夏歷
秋增劇左臂則自肩以下有同死肉兩脚則蹇痿已
甚非杖莫起此是風病之兆衰年之所深忌諸醫之
所共憂多服湯劑雜試砭炳而未見少效日臻危痼

設或苟延時月其爲廢疾之人則決矣雖欲致身
朝端更效奔走之勞何可得也至於艱危之勢休戚
之義雖微 聖諭臣何敢愬然於此哉第臣以言其
才具則疵短畢露以言其精力則耗喪無餘今欲使
已試僨敗之蹤復任其弘濟之責不亦左乎竊恐四
方聞此必將大駭以笑之也臣之退伏已數月矣旣
不得更進則所叨職任不容一向虛帶而屢煩號籲
未蒙 恩許臣不勝悶感焉 國家設官各有所司
無論閒劇不可躔曠而以臣之故虧廢職事留時引
日莫之變通其如 國體何哉且日者本州稱以月

廩輸送米豆臣驚悚不敢受欲以一疏陳懇而煩猥是懼亦未免趨趨矣昨日州人謂有朝命至於再致德意所及寧不知感而此實國家優禮耆德之盛典今乃混施於如臣有可罪而無可紀者則其爲乖舛甚矣臣之在朝已積素餐之譏况今寓身山野又何可苟竊縣官之粟以重其罪戾乎臣之庸陋尚有一段廉義匪分之恩死不敢當伏乞天地父母俯察危迫之懇將臣本職及兼帶扈衛大將諸司都提調並賜鑄免仍寢月廩官給之命以安微分以終大惠千萬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被斥辭職疏 戊辰

伏以臣竊聞近日原任大臣入侍筵席以尹拯不可以背師爲罪之意縷縷陳達退又上劄以申其說臣於此不勝瞿然之至夫師之與父固有輕重之別矣然而生三事一自是聖賢之大訓古今之通誼我朝先正之論亦以爲師生無相貳之義則况於相絕乎設或不幸父師之間有不得兩全恩義者則亦須方便自處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豈必公肆詆辱以逞其忿恨而後方可謂愛親之孝乎拯之於奉朝賀臣宋時烈情義之深重非尋常師弟之比而

其所致憾只在於其父墓文所稱述不滿其意望則以此而絕其師已非出於公心而乃於未絕之前移書士友直斥其學術本源無復餘地以此施之於朋友交際猶有所不忍况一而曰先生曰門人而一而構毀之如此臣誠蒙昧不知別有一種如許道理而從古賢者未嘗見如拯之所爲則此誠世道之大變士林之深耻在 朝家明好惡之道何可復待拯以待賢之科乎臣曾忝相職與今判府事臣閔鼎重同入 前席敢以此陳白區區之懷只欲爲 聖朝辨是非正風教不料其終爲喪邦之根柢也且其劄中

所謂以拯誣辱先正添一罪案云者亦臣之所嘗參涉者也拯之於先正臣李珥無端誣辱事理之所必無故臣於乙丑年間以此事仰陳於 筵對章奏而亦以爲不可直謂之誣辱矣但拯之書辭至謂栗谷真有入山之失而先人初無可死之義其父江都所處本不可比同於李珥入山之事則援以爲證已涉不韙而甚至抑先正而下之必歸之於真有失以資邪說之嚆矢而有不暇恤焉苟有顧藉嚴畏之心其言之悖謬必不至此烏在其平日宗仰之誠哉臣之前後所陳其意不過如此而到今數年之後重被論

斥何可以身在屏螿之中而晏然浪默乎且臣頃聞臺臣上章極論李師命罪狀並斥薦擬兵判之大臣而兩司繼有竄逐之請當初薦望實出於臣則遭此峻攻何敢獨遁其譴罰乎臣幸蒙天恩偃息吠畝而宿愆舊罪隨處彰露臣將自救不給公議必不肯終始饒臣聖明雖欲曲貸亦安得一一覆蓋之也莫如亟降誅責永許斥黜庶可以正邦憲謝衆怒而在臣私義亦得以少安矣今茲號籲不但爲目前所遭一二事而已也伏乞聖慈俯察危懇將臣本兼職各並賜鐫削俾臣省愆守分待盡溝壑誠不

勝萬幸臣無任戰灼震越之至

辭 謚冊製述再疏

伏以臣冒陳悶迫之懇乞收謚冊製進之命而伏承聖批不惟不賜允許至下不敢當之教臣尤不勝悚感之至在臣分義固不宜更辭而揆以事體終有所難安者國家大小事各有所職大不可以侵小小不可以侵大今此冊文撰述自是詞臣之職雖使臣之才具精力可以優爲亦不可越例替行况文翰之事貴在精專方任其責者之與衰退久廢者其工拙敏澀之分非可同日而語則臣雖欲強而爲之

其如力所不逮何哉且臣出寓郊舍調治有日而宿病轉加心火尤劇昏室憤亂幾不爲人竊恐稽延時日違誤大事不但增臣罪戾而已茲敢更竭微悃干瀆宸嚴僭越之誅益無所逃伏乞聖慈深加諒察亟命改臣製述之任以幸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乞遞兼帶且辭祿俸劄

伏以臣日昨冒陳危懇乞免諸司兼任而伏承聖批又靳準許臣誠不勝其惶感悶塞也臣嘗聞成宗朝相臣韓明澮爲軍器寺提調至於十年之久一

時譏之明澮因此辭遞臣之忝叨諸司提調不止軍器一司則有非明澮之比而過數月則將爲十年矣猶不能力辭得遞則豈不爲明澮之罪人乎臣雖無病從仕據此一節其當遞之義不翅較然况臣疾病危痼神氣耗喪所管職事全然廢閣則如此而一向虛帶豈是臣心之所敢安亦豈國家事體之所宜有者哉臣竊恐遷延時月未蒙恩遞溘先朝露終抱羞愧以死也且昨者倉官謂有聖教來致朔廩臣未及肅謝不敢受俸體例則然何可以病螿瘵曠之身重煩公役坐糜國廩乎揆分揣義決難冒受

伏乞 聖慈曲垂體下之仁俯察由中之懇將臣所兼 宗廟署社稷署奉常寺軍器寺訓練都監司譯院都提調及扈衛大將一併遞免仍收祿俸輸送之命以安私分不勝萬幸

陳情告退疏

伏以臣昨年屏退雖由於一時 警責之教而旋蒙 聖旨開釋無復遺蘊則到今固不敢更以此爲難進之嫌也第臣有不可不退之義非止一端而本不係於此事者臣忝叨匪據首尾八年蒙被 殊眷超越千古而顧臣才具凡短識慮闇滯不能奉 令承

教少效職責其間言議之乖施措之錯何可一二數也終使 國事泮渙朝論潰裂馴至於莫可收拾之地雖蒙 聖慈天覆倖追大何而其孤 恩病國之罪死不足以自贖矣是以臣之去職愈久而衅咎益彰巷議廷論隨處疵摘臣亦反而思之愧汗浹背至於村氓野老以臣曾無一分及民之惠於臣之歸也詬責甚嚴臣誠無辭以自解矣今臣除非跼伏省愆沒齒丘壑則其何以塞既往之愆而謝國人之怒乎此臣之不可不退者一也自去秋以來 聖上屢降別諭召臣不置是欲令臣復齒 朝端以備大臣

之數也然臣痼疾纏身神氣俱竭朝請起居之儀亦無以自力况其進於此者乎又况臣僨敗之餘伎倆畢露其言與行不足以信於上下譬如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其何敢發一言畫一策以裨國家之事乎至於徒假大臣之名坐糜廩粟自喪廉義臣雖渙忍所不敢爲而在聖朝亦將焉用哉此臣之不可不退者二也臣之家世世襲冠冕受國恩最厚而至臣祖父文正公臣尚憲與兄文忠公臣尚容並躋台鼎各位益大以顯祖父在時每以門戶太盛爲懼屢形於章疏矣逮臣兄弟才地望實不及祖先萬

一而幸藉世廕過蒙累朝拂拭接武卿相之列盛滿之憂固已慄慄而及今迭爲首揆繼秉樞甸又是前古之所未有也一心悸怖常如危禍來逼而兒小迷駭亦列華貫過福之災理所必至舉家相對恒切淵冰之戒在臣之道必須斂跡退避永謝朝籍然後庶可以得止足之分而免顛溢之患此臣之不可不退者三也臣之當退之義此其大者其他情勢不暇縷陳非特古人負二宜去者比也臣前後承諭雖無陳力就列之望一進天陛瞻望清光畢陳如許情懇退填溝壑是臣區區至願而疾病罣礙計

莫之遂不意罹此 大戚蒼黃赴臨不敢徑歸遲留
至今以待 山陵之畢而方當 嚴廬諒闇之日臣
又病淹床席未由致身於 咫尺之地以償私願敢
於昨日還出郊外以取調息之便矣賤疾危惡日進
不退自念臣以當退之身終未免溘然於道路則不
唯臣之抱恨無窮亦將大貽 明時之累矣反覆自
量不得不仍尋東路以爲歸死故山之計一投田廬
永隔 象魏回望終南但有涕泗而已臣之所寓去
山陵僅十許里臣於 大葬之時一息未絕則謹
當匍匐以進展哀於 廡衛之下臣之少伸分義唯

在於此而第臣病情已劇四體不遂不得祇詣 闕
下告辭而退逋慢之罪實無所逃伏乞 聖慈曲垂
矜察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俾臣守分待盡以終 天
地生全之德不勝幸甚臣無任惶隕震越之至

到郊外陳情疏

伏以臣屢違 恩召罪積逋慢頃進中路病劇徑歸
封章上瀆斧鉞是埃不意 聖慈曲垂寬貸史官傳
批太醫視疾 殊恩異數愈往愈隆臣誠惶隕感
泣不知死所顧臣所蒙前後 敦勉之旨終不可虛
辱况當 因山期迫 上下哀遑之日尤不敢自安

於退處埃病少間即擬就途而束裝將發痰病忽又
增劇未免淹延數日今始來詣郊外稽慢到此已不
勝震悚且臣觸寒撼頓之餘室逆暈倒喘息欲絕末
由致身 闕下仰申叩謝臣之罪戾益無所逃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以正臣罪千萬幸甚仍竊伏念臣
之向日退歸雖出於萬不獲已其為妄率則甚矣乃
蒙 天地之仁不加誅責反施以曠世非常之恩禮
其所以開釋慰諭者委曲懇惻足以感泣鬼神從古
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能有幾人哉生死肉骨未足
以喻其 恩滅身湛宗未足以報其 德則臣復何

心尚懷疑畏自絕於 慈覆之天敢有難進之嫌哉
此誠人情事理之所必無而亦豈臣分義之所敢出
乎天日在上臣不敢匿情節辭以重其罪也第臣前
疏所歷陳當退之義儘出於肝膈之至懇平素之宿
計本非由於一時難安而發也亦非敢苟為無實之
辭以賭能讓之名也臣之從前欲一陳暴於 天聽
者比也到今告退之後不敢復進者亦此也 聖明
於此亦必有以體諒矣宋臣歐陽脩之言曰臣之事
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今臣有言無實因
退媒進則其為罔上不信莫此為甚臣雖無狀亦何

忍爲此以喪名義以貽 清朝之羞乎臣於此時冒
控私懇極知其不敢而區區此來只欲畢陳情實而
退故不得不煩籲於 嚴廬摧慕之中尤增死罪倘
蒙 聖慈俯賜矜察許遂微尚則臣當舍 恩入地
永圖結草之報矣臣無任危怖祈懇之至

